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

二十

紹興二十一年

春正月丁酉詔翰林局醫生并奏試人並令試

經義十二人以六通為合格與補翰林醫學○二月丁未詔知郢州

喬大觀州字教授徐維並衝替自今不以與堂除上謂秦檜曰趙鼎

所引用多非其人檜曰范仲中問修摺皇帝實錄委有妨嫌曰

祖宗時不委當時遷謫官修史恐有訛言以欺後世也○廣西

轉運判官陳疇知靜江府初朝廷命堯帥臣即橫山寨市於羅

殿白杞大理諸總歲捐黃金五鎰白二三百斤錦二百匹

鹽二百萬斤而得馬千有五百匹良馬高五尺率直中金

是為差每五十一為綱選使臣部送至行在不顛斃于道有賞疇

始令官支脚錢使臣運鹽若及十萬斤即與部良馬一匹行在

○甲寅夜雷雨卯詔諸州各置惠民局○壬戌簽書樞

丞以充大金祈文請歸皇族等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一斷曰上大夫十日少夫其意思不

中魏疇皆有十五日決可保其無他其後諸人兀落之夕死不

變疇乃信報○丁亥上曰州縣多催理積欠民間重困取項在

京東親觀其害令戶部照年分蠲放○夏四月庚戌禮部侍郎知

貢舉陳誠之等口致到博學宏詞科合格人下等監潭州六月嶽廟莫

冲臨安府錢塘縣主簿葉謙詔並與堂除○閏四月甲戌工部揚英知

秦州揚英自尚書郎斥去意望還朝會秦檜父病乃上書薦檜為相

於是檜以郡處之○丙子上策試南省舉頭鄭聞已下于射制策

曰朕承中興之運任撥亂之責所賴於有官君子者為至切矣願徂

於用寬小慧相先謂了官事為癡謂獲忠信為拙以括囊為深計以

首鼠為圓機何灑濯可以革舊俗何陶染可以成美化舉人趙逵對

策略曰蓋自藝祖即位尊禮趙普以為社稷臣重其權信其人雖一

時舉職如雷驟不能聞也顯然示天下以好惡之所在磨以歲月而

天下之士洗濯自新風俗一變又曰廊廟大臣有質正不撓者出身

捍難作多士之氣以摧折名卒之變維持至今此道不墜今陛下已

高宗二十一年



實重

知種

王揚 秦檜 為相

趙逵 對策

社除

以官如堂同胡寅張致遠張不成

本

議

尊任其人矣。是宜明諭天下以好惡所在。而又有以振厲之。每進一人。惟其癡。惟其拙。每退一人。惟其深計。惟其圓機。則天下之士庶幾稍知向方。然臣尚有私憂過計者。慮陛下尊所聞之不堅。異時或有言今之癡者為真癡。今之拙者為真拙。今之深計者為有德。今之圓機者為有謀。而陛下疑雖聖主在上。賢臣輔相。臣不敢謂安靜之福。如今日詳定官擬達第五。上覽策。謂有古文氣。乃擢為第一。遂賜達等四百四人。及第出身。先是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楊椿被檄考四川類省試策問。方今君臣同德之盛。因論漢文帝不任賈誼為公卿等事。舉人張震答策言文帝屈已和親。而誼欲以表節繫單于。此不適時之論。又言主上淵默思治。上天眷祐。為生賢佐。一德之誠。克享天心。椿定為。仍首檜大善之。及唱名。震居第四。○戊子。持奏名進士昌求等五百一十一人。武舉進士湯鸞等六人。授官有差。○五月乙丑。秦檜奏劾子監復刻五經三史。上曰。其他闕書亦令次第雕板。雖重有所。小不惜也。○六月癸酉。上曰。沂有進易說。有以為易非卜筮。○上曰。古以易筮表。秋多載其事。易者。聖人。○追四卜筮乃此一宜。○易上易。○秋七月壬寅。○等路茶馬

監牧公事待行中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增簡州塩筴以其事。為。○宰事推官李壽。壽力拒之。張浚謂。○壽。丹陵人。初第進士。調。○簿。未上。讀書龍鶴山之巽巖。會詔舉賢良。張壽見其所著五十。○言之。然不果薦。○丁巳。宰執奏茶塩法成書。上曰。法已定。當令。○遵守。往時隨事變更。雖可趣辦。目前日後。入納稀少。非善計也。○。寧府言。自紹興十七年至二十年。嘉禾瑞麥。歲不絕。凡一百有六。○辛未。提舉詳定一司。敕令秦檜等。上重修京湖淮浙京西路茶塩敕令格式二百六十卷。○八月壬申。楊武翊運功臣太傅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韓世忠為太師致仕。是日。世忠薨于賜第。年六十三。始世忠得疾。將吏問疾。卧内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公王賴天之靈。得全首領。卧家而沒。諸君尚哀其死耶。世忠少時為省倉負米之役。標悍絕人。不用鞭撻。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生業。嗜酒。豪縱不拘。繩檢人呼為潑韓。五有日者。席其嘗言。世忠當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已。痛歐之。年十八。始隸軍籍。挽強馳射。勇冠軍中。其制兵器。凡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後猗之。整連鎖之甲。斧之有掠陣。弓之有克敵。皆世忠遺法。嘗中。毒矢洞

骨則以強弩拔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身被金瘡如刻畫晚以公王奉朝請絕口不言功名自罷政居都城高卧十年若未嘗有權位者而禰裨部曲往往致身通顯節鉞相望歲時造門類皆謝遣獨好浮圖法自號清涼居士于時舉朝憚秦檜權力皆附麗為自全計世忠於班列一揖之外不復與親逮薨有詔選日臨奠檜遣中書吏韓瑛以危語脅其家於是其家辭而止追封通義郡王其子直敷文閣彥直直祕閣彥朴彥質彥古皆進職二等孫右承奉郎挺杖並祕閣賜五品服○九月戊戌朔大理寺主簿丁仲京面對論贍學公田多為形勢之家侵占請佃望詔提舉官覺察上謂大臣曰緣不度僧常住多有絕產其令戶部併撥以贍學既而本部乞令提舉司置籍拘管其無敕額菴院亦依此施行從之○辛丑夜雷○丁巳增築景靈宮用韓世忠賜策○○簽書樞密院事丞及自金國使還
○癸未秦檜差諷女給召者錢米自歲十一月為始
○丁巳制拜俊大師
○大苦寒之時貧者遂得以活也普安郡王時在藩
○遇天寒雨雪

淹父都下居民有甚貧而無所得食者必命輟俸米以賑之歲以為常○甲午王伯淮知臨江軍代還言清江縣有田稅錢四十餘貫苗米四百餘碩人煙田產並在筠州高安縣上頃苗稅在經界法謂之寫佃在鄉村謂之包套未經界之前尚可追理經界既定兩縣各隨產經量承認本鄉元額稅苗則清江有稅無田高安有田無稅又兩縣一時結局清江不免以無田之稅增於元額之田高安即以無稅之田減均於元額之稅是高安得偏輕之利清江得偏重之害矣望下諸路究實改正詔委本路轉運判官盧奎先是淳化中建筠州之瀟灘鎮為郡割高安之兩鄉以隸之緣是有交鄉寫佃之弊○左中奉大夫王居正卒秦檜之初相也居正時為修注嘗白上以檜作相前所言皆不離檜憾之及檜專國居正長禍屏居常州時事一不掛口檜猶奪其職奉祠十餘年○十一月戊戌主管台州崇道觀程敦厚直徽猷閣敦厚獻紹興聖德詩極言和戎之效又獻秦檜詩有誕生聖相扶王室之語乃有是命○庚戌參知政事余堯弼罷○壬子詔諸路公私房廊白地錢並減半○乙卯黃子游知池州還言農田水利上謂大臣曰聞陵田多為人侵占可令有司措置毋妨衆用

翌日進呈上曰須常平官得人若監司得人事無不濟近時監司多端坐不出提點刑獄職在平反尤當備臨所部宜戒飭之○十二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王葆言民間多銷銅錢為器利率五倍乞禁約詔申嚴行下○壬申夜雷○庚辰雪時上以雪未應期遣人禱大一祠雪遂作○癸未戶部員外郎李濤面對論近置諸州惠民局慮四方藥方差誤望以監本方書印給從之

輪官面對正欲聞朝廷之利害天下之休戚今以權姦在位不言其當春禁樵捕則言惠民局藥方差誤所言僅及此而稍涉時政則禁不敢發口是則果何取於輪對哉人言不通國事從可知矣

甲紹興二十二年春正月己亥雷○二月壬午詔建祚德廟于臨安府尋進封程嬰為彊濟公公孫杵曰為英略公韓厥為啓佑公升為中祀○三月丁酉右承務郎王之奇之荀並特除名之奇送梅州之荀追所有官送容州並編管一人皆庶之子因言庶為人凶悖深沮休兵之議幾誤國事○壬寅提舉台州崇道觀葉三省落職筠州居住監臨安府作院王遠除名高州編管先是三省嘗與趙鼎王庶通書力詆休兵之議明州進士陳燾得其真蹟并遠遺三省猶子書上之詔送大理上曰此不可不懲庶後來者知畏乃有是命○已

酉秦檜曰今內外無事所乏者循吏爾上曰然守令非人不可不治若置而不問則全無忌憚矣上又曰錢穀大計亦要戶部得人朕觀徽宗朝戶部之職多自發運轉運使擢用蓋以經歷民事諳練財賦故也○癸亥宰執進呈大理寺主簿丁仲京面對劄子論遠方州縣預借人戶稅租有借及一二年者其間復以本色紐折見錢價又倍之輸納稍緩加以嚴刑上曰此多是州郡妄用若擗節不至如此可申嚴行下如違令監司按劾御史臺彈奏○夏四月己巳司農寺主簿盛師文面對論頃嘗指揮州縣貧乏之家生男女不能贍養者每人支錢四千後改支義倉米一碩然近如臨安市井窮民未聞有得斗米千錢者况於鄉村與夫窮僻鎮聚望申嚴舊令戒以舉行從之○丙子簽書樞密院事巫伋罷伋與秦檜居同鄉一日檜在都堂偶問伋云里中有何新事伋不敢對徐云近有一術士自鄉里來頗能論命檜色變謂伋曰是人言公何日拜相伋惶恐而罷章屢聞之即劾伋陰懷異意以搖國是林大鼎亦奏伋贖貨營私於是並遷二人而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辛巳拜屢為簽書樞密院事

巫伋術士之對蓋恐讒及時事以觸檜之怒故幸之然不

切之事聊以塞責云爾而檜勃然变色遽喉使言路逐之惟恐他人攘已之位雖檜之精狠忌克不近人情然亦可以為依阿取容諂事權貴者之戒矣

給斷由之始

志阻

摧折人材

論踰越放散之弊

○五月辛丑右諫議大夫林大鼎言比來遐方多有健訟之人州縣漕憲未結絕則伸冤于部于臺于省官司必與之移送重定外方往往觀望為之變易由直欲今後所訟曾經結絕官司須具情與法叙述定奪因依謂之斷由人給一本厥有番異仰繳所給斷由于狀首不然不受理使官司得以參照批判將來事符前斷即痛與懲治亦無訟之一策也從之○襄陽大水平地丈五尺漢水冒城而入知府事築甌堦梓得免○容州奏野蠶成繭○六月戊子上謂大臣曰檢鼓兩院近日絕少論利害文字恐有阻節可下所屬檢察○尚書禮部侍郎陳誠之以母憂去先是秦檜嘗諭誠之曰事有所聞可以片紙見論蓋檜方用告訐以擢人材誠之不領其意以此頗忤檜左朝散郎張九成時謫居南安軍或問九成曰近日士大夫氣殊不振曾無一言及天下事者豈皆無人材邪九成曰大抵人才在上之人作成若摧折之則此氣亦索有道士不任其事安肯自辱哉秦公方斥異已大起告訐此其勢欲殺賢者然未必不反激人之言于姑俟之○知廬州馮檉卒檉以傳會和議故為秦檜所厚帥本路者凡八年○秋七月甲辰將作監主簿孫祖壽面對言祖宗格法尤重親民之官近歲格應薦舉者既未必能一一知人而生弊日滋遂有踰越舉負之數重發奏牘以掠虛惠其被舉者往往爭先到部密賂胥史放散舉主以絕後至甚至於昧其所知公納厚賄使守節寒士甘心遐遺其違聖化敗士風也明矣欲望申飭有司增重法令有犯必行詔刑部申嚴行其受賂一節立法申尚書省其後本部請以受所監臨財物論著為令從之○八月丁亥提舉台州崇道觀趙子彥卒於是恩平郡王瑒以憂去官○九月丁卯左朝奉郎周榘言前任知蘄州從士民之請修復河隄以捍水勢工費已具望委州縣就農隙興役上可其請因謂大臣曰不獨蘄州凡沿淮有當備水患去處悉令漕臣同守臣措置○己酉殿中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宋樸為侍御史樸甫受命即劾簽書樞密院事章屢詔屢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乙卯致仕劉一止上中興聖德詩權敷文閣待制○冬十月甲戌御史中丞宋樸簽書樞密院事樸自撫州學官召還甫踰年而執政○庚辰詔青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安置李光依已降指揮求

高宗 紹興廿二年

李光

楊恩
秦檜

高閣

慶州
贛州

寶編

不檢舉知台州蕭振池州居住從政郎楊焯特貸命追毀出身送萬安軍編管初光既參大政焯以朝廷和議為非作書欲獻光先見振言其意光不答及是振知台州焯為黃巖令政頗有聲振遂薦焯改秩又移書浙東提刑秦昌時同薦之昌時檜猶子也不許焯在官鉏治凶惡無所貸俄縣吏得焯書有試檜語昌時聞于朝詔送大理寺仍大索焯家得所草萬言書語益切焯具伏刑寺奏焯當死上特宥之○十一月辛丑知常州錢周材獻紹興聖德詩詔周材充集英殿修撰○癸卯左朝奉郎凌景夏知筠州景夏在館士與秦檜異論開居凡十餘年○戊申合祀天地于南郊赦天下○丁巳太府卿兼權戶部侍郎徐宗說權尚書戶部侍郎宗說頗有心計吏不能欺然附秦檜以至從官常為檜營田產時人目宗說為莊客○戊午知建康府楊原慶先是原守宣城其表弟王炎調蘄水令往見之醉中偶謂原曰昔嘗於呂丞相處得公頃歲所通書其間頗及秦丞相之短尚記憶不慮聞之色如死灰自是留炎不得去始患之會原移守金陵燕監司大合樂守卒皆怠炎即青溪得客舟而去原覺既失交憂撓成疾至是薨○十二月福州舊法民歲輸錢而受楮于官其後不得

鹽而輸錢如故民多私鬻而官亦不問至是張宗元知州事始再摧鹽犯法者滋多人不以為便安撫司厲官胡憲上書於宗元告以為政大體宗元不悅父之憲請獄祠而去

紹興二十三年春正月己亥致仕高閣卒閣退居明州秦檜欲卜其向背因其鄉人姚孚者達意於閣欲以弟之女子其子閱辭之遂致其仕絕口不言時政杜門觀書卒免於禍云○戊午知鎮江府王循友移知建康府王循友乞加秦檜九錫雖不行俄自知鎮江迂知建康府識者不敢言惟以月相視而已○二月辛未改

慶州為贛州貢水至城東北與章水合故名焉○二月癸卯知南外宗正事士瑀言宗子善軫在學實及二年文藝卓然眾所推譽乞免文解一次上曰近日宗子多讀書誠可喜也○戊申左朝請郎范彥輝追毀出身除名勒停送荆門軍編管初彥輝為太府寺丞嘗作夏日夕陰詩云何當日月明痛洗蒼生病殿中侍御史魏師遜奏彥輝陰懷異意謗訕朝廷法寺鞫實故有是命○癸丑江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王曆候今任成資日優與陞擢差遣曆居撫州恃秦檜之勢凌奪百姓田宅甚於寇盜江西人苦之○夏四月辛巳詔諸州編

高宗 紹興三年

王之道

潼川

論太

類

蕭

王

管羈管人聞比來囚禁鎖閉甚於配隸可令遵守成憲○乙酉詔利州歲鑄錢以九萬緡為額視舊額減五分之一仍並鑄折二錢○六月己未王之道通判安豐軍之道以上疏言兵故坐黜者十四年○辛酉上謂大臣曰近日霖雨所在民田有被水患者可下州縣遣官檢放苗稅○壬戌國子監丞吳武陵面對乞申嚴荆湖福建士民不舉子之禁令保伍更相覺察月上娠產之數千官兼申給錢之令詔監司丁寧州縣悉意奉行其有顯績去處保明申奏推賞○己卯潼川大水涪江漲庚辰玄武江漲水四面懷城奄至人方惶駭爭保城西牛頭山寺山趾大溪橋壞水大至平地丈五尺死者甚眾○秋七月辛卯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王綸面對乞委有司將先聖從祀之士詳加蒐括自國子監為始重行彩繪以其式鏤板遍下諸郡縣詔送禮部○庚戌右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之憂者太湖之利也數年以來瀕海之地多為軍下兵卒侵據為田隊伍既眾易於施工累土增高長隄彌望名曰坦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水則遠近汎濫不得入於湖而民田盡沒矣欲望委本路監司躬行究治盡復太湖舊迹使軍民各安其職田疇盡蒙其

宋史卷之二十一

利從之○八月己酉鄭康佐知惠州代還言陛下臨御以來詔令為民而下者十常八九所以天祐一德民懷有仁然親民莫如守令按察莫如監司若監司巡歷或不周徧則遐方僻壤郡邑官吏循習弛怠奉行必有不謹者望申飭散司自中興以來省刑罰薄稅斂凡恤民寬厚之詔令編類成書以賜守令仍令監司歲內分巡所部要務周備以察奉行詔令之當否官吏之勤墮庶幾咸思振舉庶職惠養黎元以稱勵精求治之意詔令敕令所編類○丙戌薛仲苞為大理司直仲苞曹泳之甥故秦檜用之○是月諸路發解舉人而右文殿修撰秦墳當就兩浙轉運司取應檜親黨或謂平江府觀察推官蕭燧曰秋試必主文漕臺燧詰其故曰丞相有孫就舉將以厲君燧謝曰燧初仕敢欺心耶漕檄下乃秀州也至則溢負就院易一張教授者去墳果前列燧清江人進士甲科既為檜所怒自是浮湛州縣者十年○九月丁亥王之望提舉湖南常平茶塩公事之望自荆門代歸獻啓于秦檜歷叙勞績每句疏解其下又上秦煇書頌其德合於坤之六二遂有是命○甲午上諭大臣曰聞潼川路水災可令轉運常平司將被災州縣檢放賑濟○庚子敕令所刪定官吳增面對乞

高宗 紹興二十二年

禁捕鹿胎

陳琦調護

秦檜

秦檜

秦檜

禁採捕鹿胎為飾因舉真宗皇帝不殺羊羔事以為自澶淵講好之後十有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庶者其源蓋出于此詔刑部申嚴施行○辛亥宰執進呈知靜江府陳琦奏廣西和羅事上曰琦善治郡

當國凡謫官在嶺外者雖其親舊不敢相聞蓋傾險急進者或窺伺中傷以為奇貨琦頗能調護遷客通判靜江府汪應辰檜之所不樂

者琦獨與之相善於是檜為琦有材召赴行在至則復以長沙命之上亦莫測其故也○冬十月戊辰簽書樞密院事兼樞密院事末

樸罷○壬申右諫議大夫史才簽書樞密院事○先是臨安府守臣曹泳薦監激賞酒庫龔金于秦檜使掌平江府秀州莊屋金既改秩

令權監六部門金因徧詣田所相視有瘠薄者即追售田之人勒償元直民甚苦之○壬午監察御史鄭仲熊守右正言前四日仲熊與

監察御史王綸俱被引對而仲熊有是命時秦檜秉政久而張俊楊存中為檜所厚於是仲熊首論定國是又任用與推誠於有功之宿

將其言率多阿附時論鄙之○十一月壬辰經筵講尚書徹章賜秦檜玉帶名馬癸巳宰執奏呈上顧謂檜曰朕記此書自說書官尹焞

始觀焞進講皆其師程頤之說餘無所取檜曰程氏之徒祖宗之諱不避而諱其師之名甚嚴事君事師之道恐不當有厚薄兼已受官

乃更欲厚人繼粟庖人繼肉曾不思孟子處賓師之位仕而不受祿則有此禮先是胡安國奉詔修春秋傳於諸經正文不諱故檜及之

然程頤元祐中實未嘗言祿也○甲午右正言鄭仲熊言工部員外郎楊迥監察御史胡襄心嚮胡寅之門有識之士為之切齒蓋自趙

鼎妄立專門互相標榜大開交結詭計周密有司附會不論才與不才有是說必真之高等士子扼腕二十年于茲今襄又為之唱欲使

人人盡歸於趙鼎胡寅之門而後已於是迥襄並罷○閏十二月乙酉雪上曰適當臘中來歲農事可喜也

甲戌紹興二十四年春正月癸酉初詔郡國同以中秋日試舉人舊諸州皆自選日舉士故士子或有就數州取解者至是始禁之○戊

寅地震○二月乙未貢院言應博學宏詞科新平江府錄事參軍莫濟監潭州南嶽廟王端朝合格並循資與堂除○三月丁巳尚書司

勳員外郎兼權中書舍人孫仲鼐罷以右正言鄭仲熊論仲鼐攝職成均力主專門以私黨與故也仲鼐嘗為李光客故仲熊劾之○辛

高宗 紹興二十四年

私取
秦垣
首魁

秦垣
策收
道孝

張孝
祥策
神策
繪

曹
伊川
尺榜
親黨

精述
不私
符行
甲子

西上御射殿策試正奏名進士先是秦檜奏以御史中丞魏師遜權
 禮部侍郎湯思退右正言鄭仲熊同知貢舉而吏部郎中沈虛中及
 監察御史董德元張士襄等為參詳官師遜等議以敷文閣待制秦
 埴為榜首德元從謄錄所取號而得之喜曰吾曹可以富貴矣遂定
 為第一榜未揭虛中遣吏踰墻以白秦檜及廷試檜奏以士襄為初
 考官仲熊覆考思退編排而師遜詳定虛中又密奏乞許有官人為
 第一至是策問諸生以師友之淵源志念所欣慕何修而無偽心何
 治而克誠埴對策曰自三代而下俗儒皆以人為勝天理而專門為
 甚言正心而心未嘗正言誠意而意未嘗誠言治國平天下而於天
 下國家曾不經意頑頓亡節實繁有徒慮亡不懷讓而嗜利自營者
 此而不黜顧欲士行之無偽譬猶立曲木而求直影也舉人張孝祥
 策曰往者數厄陽九國步艱棘陛下宵衣旰食思欲底定上天祐之
 畀以一德元老志同氣合不動聲色致茲昇平四方協和百度具舉
 雖堯舜三代無以過之矣又曰今朝廷之上蓋有大風動地不移存
 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略忠義凜凜易危為安者固已論道
 經邦變和天下矣臣輩委質事君願視此為標準志念所欣慕者此

宋史九十一

也曹冠策曰自伊川唱為專門之學蔽於一曲不該不偏述正道而
 稍邪哆好誇大而無實用習其學者尤為迂誕為師者不傳旨要而
 使之默會為友者不務責善而更相比周故凡為伊川之學者皆德
 之賊也於是師遜等定埴為首孝祥次之冠又次之上讀埴策皆檜
 熹語遂進孝祥為第一而埴為第二賜孝祥以下三百五十六人及
 第至同出身時檜之親黨周夤唱名第四仲熊兄子右迪功郎時中
 第五秦棣子右承務郎煇楊存中子右承事郎俊並在甲乙科而仲
 熊之兄孫頌趙密之子成忠郎離秦祥之子右承事郎煇德元之子
 克正曹泳之兄子緯檜之姻黨登仕郎沈興傑皆中第天下為之切
 齒冠檜館客也

倫魁所以待天下士也既私其子煇又私其孫父子親黨
 錫列要津雖霍光之根據亦不是過云
 檜子煇既嘗為孝首又以其孫埴為孝首上竟之遂居
 第三進士榜中悉以其親黨居之天下為之切齒而士子無復天
 子之
 臣矣

○丁卯簽書劔南東川節度判官廳公事趙達為秘書省校書郎先
 是總領四川財賦符行中有子預為意達必為類試考官密以文屬

高宗 紹興二十四年

秦倫

汪藻

王楷

蔡攸

王楷

蔡攸

王楷

蔡攸

之達不啓緘既試符氏子不預奏名行中怒因事招撫達甚峻然不能害也○丙子特奏名進士呂克成以下四百三十四人武舉進士鄭玘等十六人特奏名一人授官有差○庚辰提舉台州崇道觀宋貺知建康府先是王循友守建康因事忤秦檜故罷去而用貺代之○夏四月乙巳進士孔楮襲封衍聖公先是楮之父衍聖公玠卒于衢州守臣以聞故有是命○五月癸丑朔日有食之○癸亥監察御史王綸罷綸本中丞魏師遜所舉至是綸以論事忤秦檜意師遜懼即自言智識淺昧於綸不得其詳望將綸罷黜庶使臣有改過之實云○六月癸未朔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汪藻卒藻黜居八年累赦不宥請還政不許至是卒藻工於儷語其所為制詞人多傳誦○癸巳簽書樞密院事史才能○甲午御史中丞魏師遜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辛丑前知建康府王循友特貸死免籍沒家財送藤州安置男前江南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法追兩官弟新奉國軍節度推官循訓追四官送雷州編管新添差通判饒州韓參追兩官送德安府編管並勒停除名初循友在任嘗刺配秦檜族人檜銜之遂與此獄○已酉大理評事劉敏求面對言比年監司郡守

有以一章而舉二人甚至於三四人前所舉者未用後來求者復舉之名曰改舉贖害風教莫此為最望申嚴法禁無故而改重賞以法從之○秋七月癸丑右正言鄭仲熊言前知雷州王趨頃在任日每有被罪南嶺者則厚賂津置為之橐囊結成死黨今聞在全州遂與海外罪人為地或謂擅離受責之地逃匿趨家欲望特降眷旨押王趨前來大理寺究治仍令日下押還元責地分詔依所請先是李光誦居昌化軍因趨寓書秦檜以求內徙檜見書疑光擅離貶所大怒故有是命○安民靜難功臣太師靜江寧武靖海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清河郡王張俊薨于行在年六十九翌日輔臣進呈上曰張俊遽亡曩者張通古來俊極宣力與韓世忠等不同恩數宜從優厚俊晚年主和議與秦檜意合上厚眷之其麾下將佐若楊存中田師中王德趙密劉寶皆建節鉞或至公師幕府諸僚為侍從帥守者甚眾○壬戌詔四川制置總領司許於茶馬司寬剩錢內撥取以寬民力時茶既貴售諸場大段溢額而買馬之數復不加多茶馬之富甲於天下率以歲刺上供至是詔捐以予民蜀人稍蘇矣○主管台州崇道觀程敦厚靖州居住先是敦厚既斥歸久不用乃上疏曰臣切惟陛

高宗 紹興二十四年

下當撥擻蹙迫之中爰立同德付以魁柄任天下所不敢任之責而成天下所不能成之功今國是大定鄰好胥穆猶泰山而四維之尚何憂何慮而臣切有不能自已者蓋昔日之怙亂害成之流鼠伏狙伺尤為可畏願陛下力遏朋邪之萌以幸海內然秦檜薄其為人卒謫之甲子右正言鄭仲熊言知成都府蕭振囊緣趙鼎用事倡為專門之說振阿附之自謂其曲學出於程頤殊不知願在先朝固嘗見詆於識者如蘇軾尤嫉其奸振亦何知乃籍為仕進之梯詔振落職放罷依舊官觀池州居住○乙丑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符行中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鄭騫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騫與行中在蜀中饋遺秦檜不可計雖歲時寒暄之問亦必用金獅子二枚坐書焉○八月丙戌鄭作肅知吉州還入見奏本州自兵火後每歲椿辦黃河竹索錢六千六百餘緡見掩欠四萬餘緡重困民力望並賜蠲放上可其奏秦檜怒後旬日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即奏作肅朋附席益中傷善類及知常州張浚主兵行橫斂之法作肅極力率先督辦比守吉州多斂軍需賤市官米又賈販油布之屬以規厚利詔令本路提刑司取會具案聞奏○丁亥

宋監二二二

遣戶部員外郎鍾世明同四川總領措置裕民自講和後歲減川錢四百六十萬緡有奇朝廷猶以為重於江淮故有是命○壬辰上諭秦檜曰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可令檢舉已降指揮約束施行於是申嚴行下○丙午禮部擬定故太師清河郡王張俊贈典乞依韓世忠例先是上諭秦檜曰武臣中無如張俊者比韓世忠相去萬萬贈典宜從優厚及是進呈上曰可與贈小國一字王於是特封循王國朝淳化以後異姓不封真王其追封蓋自俊始後謚忠烈

○上之於世忠待遇賜予視諸將最厚與張俊語多權折告成之辭俊之立功蓋有所激及俊死稱謂之美如此抑揚予奪有際旨哉

○九月己巳太師左僕射秦檜等進呈徽宗皇帝御集凡百卷上自序之權奉安於天章閣壬申安奉御集禮儀使秦熈言伏覩進呈御集前夕密雲閣雨翌日迎奉出秘書省天宇廓清皎月如晝仰見聖孝感格伏望宣付史館從之○冬十月壬午秦檜奏諸路州今歲豐熟間有高田旱傷去處上曰可令依條檢放公私欠負仍住催理其係官年歲深遠者委戶部開具取旨除放仍令常平司措置通融糶

秦檜
李光

秦檜
李光

其不肅罷之○辛酉詔知靜江府呂愿中令赴行在奏事先是靜江府有驛名秦城原中約實察其賦秦城王氣詩以侈其事衆人皆賦其不賦者唯監潭州南嶽廟劉丙常平司幹官李燮本府觀祭支使羅博文二人而已秦檜喜乃奏愿中招降南丹有勞進其職至是召

聖臣元聖之稱九錫副車之請秦城王氣之獻彼固欲以媚檜也檜乃欣而受之其將何爲也耶檜而不死則中興事業未可知也他相或一年或二年或不數月而檜乃藉權專寵至十八年檜之罪所謂上通於天萬死不足贖也

○庚戌知肇慶府草元振提舉廣南東路常平茶事兼東西路塩事時秦檜除吏多親故間亦用同鄉同榜之士然必其人自叙且力禱然後得之元振與檜同登第計於遠宦未嘗以私書干檜前知潮州監司薦其治績但籍記中書而已至是稍錄之○丙子百官以國忌詣景靈宮參知政事施鉅擁蓋入櫺星門衆論大喧鉅始送其卒于有司亦不待罪時臺諫方共摘其罪鉅自是不安于位矣○夏四月己卯萬壽觀使秦熺自建康還入見時秦氏權震天下熺過平江守臣湯鵬舉伺候迎送甚謹至建康遊茅山因留詩華陽觀有家山福地古云魁一日二峯勝氣回之句留守宋貺即鐫板揭于梁間熺再

宋熺二十一 十三

來見牌側有白字隱然提標視之乃曰富貴而驕是罪魁朱頰綠鬢幾時回詰其所自了不可得貺與道流皆懼而熺不懌○乙酉參知政事施鉅罷○己丑江南西路安撫司參議官張瑜知秀州秦熺之過秀也瑜攝守事作袞綉堂繪檜熺像於中故有是命○台州闕守州人詣御史臺舉通判州事管錫侍御史董德元奏罪人李光之子名孟津者其繼母乃錫之妹故鼓率士民舉錫為知州望將錫先次放罷以破其姦計併議孟津鼓唱之罪辛卯詔錫放罷孟津令紹興府羈管李光之得罪也其弟寬亦被羅織除名勒停長子孟傳中子孟醇皆侍行死貶所仲子孟堅以私史事對獄掠治百餘日除名編管孟津其季子也至是亦抵罪田園居第悉皆籍沒一家殘破矣○甲午添差通判信州呂忱中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塩公事忱中稽中族兄弟也許守臣林機陰事以告秦檜故就用之○癸卯黃允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塩公事允娶秦檜兒女曹泳薦用之○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時太廟仁宗室柱生芝草九莖左迪功郎沈中立為頌以獻戊申上諭大臣曰朕每以歲豐為上瑞雖靈芝朱草固未嘗以為意至於宗廟產之則非他比有沈中立進頌俟降出

高宗 紹興二十五年

龍

秦檜

湯思退

岳飛

趙鼎

可觀之。詔中立循一資勾龍廉獻聖孝金之須認進秩一等。○戶部侍郎曹泳言諸路免行錢欲乞截日並行住罷仍令百官不得下行買物無幾少寬民力從之。○癸丑侍御史董德元言左朝散大夫趙令衿詐為不情專事狂悖交結罪人伺探國事詔令衿汀州居住先是令衿自泉州代選寓居衢州嘗召客觀月令衿因觀秦檜家廟記文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之句右通判州事汪乃錫州學教授莫汲皆於坐間聞之召錫娶檜兄女遂令汲告令衿評論日月無光謗訕朝政德元聞而劾之故有是命。○壬戌諸王官大小學教授兼權中書舍人劉琪罷時秦檜微示風旨欲為父作謚以琪不即奉行也怒風言者論之侍御史董德元即奏琪每見詞頭稍多輒有憚煩之意乃罷之。○知信州林機移知邵州機管秦檜父祠堂生芝草又為檜搜求水精民極以為擾至是為呂忱中所託檜始咎之。○六月庚辰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鄭仲熊罷。○尚書禮部侍郎湯思退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洪遵復為秘書省正字湯思退薦之也既而遵之父英州安置昭亦主管台州崇道觀袁州居住。○詔改岳州為純州岳陽軍為華容軍先是左朝散郎姚岳獻言秦

檜謂岳飛躬為叛亂以干天誅湖湘漢沔皆其生時提封之內而巴陵郡猶為岳州以叛臣故地又與其姓同顧莫之或改事下本路諸司於是知荆南府孫汝翼等言按水經汨水與純水合羅淵即今巴陵郡是也純之為字有純臣之義焉其言純粹純白純常皆靜一不雜之義足以洗叛臣之污故有是命岳嘗為飛幕屬至是自謂非飛之客且乞改州名士論鄙之。○秋七月戊申宰執進呈疎決文字上曰行在刑獄皆已審克外路須令憲臣躬詣州縣庶無冤濫已酉秦檜奏曰陛下欽恤庶獄異境所推今欲令大理正一負往決浙西滯獄以稱德意上可之。○戊午添差通判衢州汪乃錫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秦檜賞其許趙令衿且令圖張浚乃奏昨得旨汪召嗣已死欲與其弟乃錫推恩詔令除職。○甲戌交趾郡王李天祚進封南平王天祚遣使入貢故有是命。○八月辛巳秦檜進呈看詳守臣到任所陳裕民五事上曰守臣陳獻利害當令國與民比良乃為稱職如建炎間時方艱難財用匱乏程汝文知越州乃盡放散和預買及鑑湖官不恤國計而專欲盜名如此等人國家何賴焉。○丙戌尚書吏部侍郎董德元參知政事德元登第七年而執政自呂蒙正

高宗 紹興二十五年

趙鼎
議論
秦檜

四川
冶鑄
本末

陳岩
省為
秦檜
立祠

秦檜
使堂
張浚
諫言

秦檜
怒揚
撥

以後所未有○壬辰權尚書刑部侍郎張柄知潭州柄秦檜死黨也
時張浚謫居永州檜猶忌浚故使柄與汪召錫共察之○癸巳昭州
編管洪興祖卒初趙鼎罷相居會稽其門人方疇為秦檜答張九成
有立朝須優游委曲之語因曰秦檜亦今之賢者安得有此怪論鼎
曰此南方之所謂賢者北方之賢者必不爾也疇曰公既知之安得
薦之于上乎鼎曰張德遠罷相之後鼎再相上曰卿既還朝見在政
府去留惟卿意鼎曰秦檜不可令去一日檜留身下殿有喜色謂鼎
曰檜適求去上云公自知檜令檜與公商量鼎握檜手曰吾輩當以
國事為心也檜由是安跡蓋行止非人所能也至是疇默數檜再專
國柄十有八年士大夫死於其手者甚多則鼎言非人所能為信哉
○甲午兩浙轉運副使鍾世明乞四川諸路雁係大鐵錢並依利州
路作二文使用官司不得括責拘收從之

蜀自漢以來用銅錢至公孫述據蜀始更造鐵錢歷代仍用銅錢
孟氏廣政初復鑄鐵錢與銅錢互用國朝平蜀後呂餘慶鎮蜀日
首與沈義倫奏乞揀出銅錢計綱發充上供其川界止行用鐵錢
後以為非便淳化間仍令兩川銅鐵錢兼用先是益州嘉眉州皆
鑄鐵錢每歲五十餘萬緡後因李順之亂罷鑄久之民間缺錢如
用私行交子因而弊端百出景德三年張詠上言受詔與轉運使
黃觀同裁度嘉州二州所鑄錢每銅錢一小鐵錢十相並行自後
人多盜鑄大中祥符七年凌策又請鑄大錢以一當十嘉州監名
豐遠邛州錢監名惠民止於兩州置爐鼓鑄嘉祐四年趙抃為轉
運使奏以蜀中鐵錢甚多乞罷鑄十年以寬民力熙寧間轉運司
復言罷鑄累年民間見錢闕少立行下三司詳度減半鑄錢與交
子相權詔從之後廢嘉州豐遠監至建炎二年邛州復罷鑄紹興
十五年鄭剛中始復利州紹興監鑄大小錢歲各五萬施州廣積
監者起於紹聖三年歲鑄萬緡南平軍慶惠監萬五千緡皆供本
州省計而已

丁酉秀州州學教授陳巖自為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巖自在秀州為
秦檜立祠堂于學舍熈歸稍薦用之俄兼權考功郎官○己亥知洪
州張宗元罷時秦檜忌張浚尤甚每臺諫官劾疏必使及之殿中侍
御史徐嘉即言宗元天資陰狡頃在川陝與浚大誤國事今書問往
來健步絡繹無一日無之宗元遂罷○九月宰執奏事上因問今天
下一歲茶利所入幾何秦檜曰都茶場等三處一歲共得賣茶鈔錢
二百七十餘萬貫上曰比承平時少陝西諸路故其數止此○辛亥
直祕閣楊揆特降一官仍落職揆嘗以事為秦檜所憾屏居台州不
敢出者將二十年檜怒不已守臣劉景即奏揆有田在黃巖縣不依
上戶輸納科敷雖會赦猶有是命○丁巳尚書左僕射提舉詳定一

高宗 紹興二十五年

秦檜 永年 起朱 敦儒

莫汲 莫濛 罪

秦檜 及除 異已

司敕令秦檜等進呈紹興寬恤詔令二百卷自鄭康佐建請至是再
 踰年乃成凡五十門詔鏤板頒降○冬十月丙子新知無為軍張永
 年直秘閣永年與秦檜連姻至是獻其父文集于朝故有是命○庚
 辰右朝散郎朱敦儒特引對秦檜喜敦儒之才欲為其子孫模楷敦
 儒已告老強起之既至洛致仕仍詔陳乞過恩澤免追奪日後致仕
 更不推恩比對即除鴻臚少卿人始少其節建炎中廢鴻臚寺及是
 復置○癸未右正言張扶言右通直郎陳祖安本李光庶婢之子其
 天資凶險實酷似之光為朝廷擢用之時祖安出入其門助為傲虐
 望將祖安勒歸建州本貫令官司常切覺察月具具在申尚書省從
 之○添差衢州周麟之言近太廟生靈芝九莖連葉此尤瑞應之大
 卓絕而創見者宜令有司考故事特製華旗繪靈芝之形於其上以
 彰一代之偉蹟詔令所屬製造既而禮部侍郎王珉秦墳權負外郎
 趙達等乞以諸趣申到瑞木嘉禾瑞瓜雙蓮等並繪為旗從之○甲
 申國子正莫汲大理評事莫濛並罷殿中侍御史徐嘉言趙令裕與
 汲評論日月無光若非平日交結之深豈肯披露心腹遽發是言今
 趙汾已送獄而汲在朝列濛為寺官若不區處則獄吏觀望不盡實
 情故有是命○乙酉右正言張扶言右承議郎張祁緣其兄祁奉使
 遂叨一命乃私犯其嫂以致有娠於尊中陰殺以滅口胡寅從而批
 之且寅之為人凶悖險詐專事脅持范宗尹趙鼎之徒畏之如鬼伏
 望付于有司正其罪以快天下公論詔大理寺根治○辛卯太師尚
 書左僕射秦檜言衰病交侵日就危惛伏望許臣同男熺致仕二孫
 墳堪改差在外宮觀上賜詔曰卿比失調護日冀勿藥之喜遽覽封
 奏深駭聽聞其專意保攝以遂平復副朕所望檜秉政十八年富貴
 且極老病日侵將除異已者故使徐嘉張扶論趙汾張祁交結事先
 捕汾下大理寺拷掠無全膚令汾自誣與永州居住張浚昌化軍安
 置李光新州安置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檜所惡者皆
 與獄上而檜已病不能書矣

其矣檜之忍也不推王庶胡鑄趙鼎張浚李光張九成
 洪皓李顯忠辛企宗之徒相繼貶竄而呂頤浩之子撫趙鼎之子
 汾王庶之子之前之奇皆不免焉蓋檜之必大狼復尤甚於章蔡
 竄趙鼎而必置之死殺張浚而猶及其家甚至蕭振以附程氏之
 學而得禍洪興祖以序馮禹論語注而得禍末年欲殺張浚胡寅
 等五十一二人而檜已病不能書可畏哉

○壬辰少傅觀文殿學士秦熺言又以父病未艾乞謝事納祿伏望

秦檜 湯思退 德元

秦檜 慶

秦檜 本末

許臣守本官致仕庶幾父子俱退追跡漢疎上優詔不允乙未上幸
 秦檜第問疾檜朝服拖紳無一語惟流涕淋浪上亦為之揮涕煇奏
 請代居宰相者為誰上曰此事卿不當與已刻還內是夕召權兵部
 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沈康中草檜父子致仕制夜煇遣其子禮部行
 郎墳與其黨右司負外郎林一飛宗正丞鄭榘等見殿中侍御史徐
 誥右正言張扶謀奏請除煇為宰相○是日主管台州崇道觀洪皓
 卒于南雄州○丙申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
 使益國公秦檜進封建康郡王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兼
 侍讀提舉祕書省秦煇為少師並致仕其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實
 錄院修撰煇提舉佑神觀堪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初檜病篤招
 參知政事董德元簽書樞密院事湯思退至卧內以後事囑之且贈
 黃金各千兩德元以為若不受則他時病愈疑我二心矣乃受之思
 退以為檜多疑心他時病愈必曰我以金試之便待我以必死邪乃
 不敢受上聞之以思退為非檜之黨是日以思退兼權參知政事夜
 檜薨年六十六遺表略曰願陛下益堅鄰國之權盟深思宗社之大
 計謹國是之搖動杜邪黨之窺覷初靖康末檜在中司以抗議請存

趙氏為虜所執而去天下高之及歸驟用為相檜力引一時仁賢如
 胡安國程瑤張壽之徒布在臺省士大夫亟稱之未幾為呂頤浩朱
 勝非所排遂不復用會張浚與趙鼎有隙因薦為樞密使浚罷鼎復
 相諸執政盡逐而檜獨留既而與鼎並居宰席卒傾鼎去之全人渝
 盟軍民皆歸咎于檜檜傲然不肯退又使王次翁奏留之韓世忠張
 俊岳飛方提兵檜與俊密約議和而以兵權歸俊飛既誅世忠亦罷
 俊居位不去檜乃使江邈論罷之由是中外大權盡歸于檜非檜親
 黨及昏庸諛佞者則不得仕宦上見江左小安以為檜力任之不疑
 檜陰結內侍及鑿師王繼先闖微旨動靜必具知之日進珍寶珠玉
 書畫奇玩羨餘帝寵眷無比命中使陳腆續瑾賜珍玩酒食無虛日
 兩居相位凡十九年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不使預事
 備負書姓名而已其任將帥必選奴才初見財用不足密諭江浙監
 司暗增民稅七八故民力重困餓死者衆又命察事卒數百游市間
 聞言其奸者即捕送大理寺獄殺之上書言朝政者例貶萬里外日
 使士人歌誦太平中興盛治之美故言路絕矣士人稍有政聲名譽
 者必斥逐之固寵市權諫官匪人略無敢言其非者性陰險如崖竅

深阻世不可測喜職吏惡廉士略不用祖宗法每入省已滿即出文案壅滯皆不省貪墨無厭監司帥守到闕例要珍寶必數萬貫乃得

差遣及其贓污不法為民所訟檜復力保之故賊吏恣橫百姓愈困

鵬月生日州縣獻香送物為壽歲數十萬其家富于左藏數倍士大夫投書啓者臯夔稷契為不足比必曰元聖或曰聖相至有請加九

錫及置益國官屬者至於忘讎逆理陷害忠良陰沮宗資之議又其罪之大者上以知檜跋扈秘之未發至是首勸煇致仕餘黨以次竄

逐天下咸仰英斷焉○丁酉執政奏事上曰秦檜力贊和議天下安寧自中興以來百度廢而復備皆其輔相之力誠有功於國傷怛夕

之○權尚書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曹泳特勒停新州安置守鴻臚少卿朱敦儒令依舊致仕樞密院編修官兼權檢詳文字薛仲邕江

淮等路提點坑冶鑄錢王彥博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杜師旦並罷日下押出門○庚子殿中侍御史徐嘉權尚書吏部侍郎詔

敷文閣直學士陳誠之魏良臣敷文閣待制沈該直龍圖閣湯鵬舉並召赴行在令疾速起發○辛丑右正言張扶試國子祭酒上既親

政首易言事官○十一月乙巳朔詔秦檜追封申王○戊申左承事郎趙汾特降二官○己酉詔秦檜神道碑以決策元功精忠全德八

字為額○壬子魏良臣參知政事執政進呈赦書副本上曰依前郊體例還有增改否民間利害宜講究詳備務在寬恤無使冤濫○丁

巳大常博士兼權檢正曹冠司農寺主簿林一鳴監文思院上界門林一鶚並罷先是殿中侍御史湯鵬舉奏一鳴一鶚乃一飛之兄弟

恃權挾勢輒得進用冠秦檜之館客也試官觀望叨冒登科望將一鳴一鶚及冠特賜罷黜是日執政進呈畢新除右正言張修亦論宗

正寺丞鄭榘曹冠二人朝夕出入大臣之門復交結曹泳上面諭修以開廣言路之意時冠已用鵬舉章先斥於是榘相繼亦罷○戊午

執政進呈激賞庫所賣錦三千餘匹係曹泳下江浙變賣已依聖旨拘收上曰自古帝王多事土木臺觀遊燕田獵朕皆不好正恐有害

吾民如數出許多錦帛決致科擾豈可不禁朕深居九重百姓愁歎之苦朕安得知乎○癸亥冬至日合祀天地于南郊赦天下應命官

緣事流放累該赦宥未曾施行令刑部開具元犯因依申尚書省取旨○乙丑主管台州崇道觀袁州居住洪皓復敷文閣直學士皓謫

居

人洪官赦奉

民錦論

等一鳴逐

害間詳赦

事官

曹泳

高宗示 紹興二十五年

觀望大

上始

編管

上會

上子

上王

大嚴

居住上曰皓頊在虜中屢有文字到朝廷甚忠於國中間以語言得罪事理曖昧可依所奏上因語及大理寺多是觀望廷尉天下之平如此朕何所賴趙令洽趙汾被罪事起莫汲汪召錫如近日張祁坐獄皆是曹泳以私憾誣致其罪卿等可速治之○庚午手詔近歲以來士風澆薄持告訐為進取之計致莫敢耳語族談深害風教可戒飭在位及內外之臣咸悉此意有不悛者令御史臺彈奏當重賞干法○參知政事董德元魏良臣簽書樞密院事湯思退言天下之事皆人主總攬人臣不過奉行而已近來諸路監司郡守以事達朝廷止云申尚書省取指揮殊失經意欲自今以後事無巨細皆須奏聞示權柄悉歸于君上非臣下所敢專也上曰此乃大臣任意所為不欲朕知天下事此奏可即行下○辛未三省樞密院言頃者輕儇之子輒發親戚箱篋私書訟于朝廷遂輿大獄因得美官緣是之後相習成風雖朋舊骨肉亦相傾陷收簡牘於往來之間錄戲語於醉飽之後况其間固有曖昧而傳致其罪者薄惡之風莫此為甚臣等願令刑部開具前後告訐姓名議加黜罰庶幾士風不變人知循省詔刑部開具申省取旨○新知建康府王會罷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竊見秦熈父薨之後陳乞數事止有營私之心初無憂慘之意且如乞王會知建康共辦父之葬可也乃云庶得相聚照顧家屬建康屯駐大兵為守臣者一路軍民所寄事體非輕若止為私家相聚朝廷何賴焉伏乞差會自陳宮觀與熈共集檜之葬事臣更乞睿慈將臣之論列報行中外使臣下咸知尊君親上精白以承休德則浮言自息公道自行故有是命○壬申秘書省校書郎益吳王府教授兼權禮部員外郎趙逵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及引對上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又曰兩王方學詩冀有以切磋之逵因奏言路父壅願陛下廣覽兼聽勿以賤微為間庶養成敢言之氣上嘉納之○右正言張修奏福建路提舉常平茶事王滌添差通判廣德軍鄭時中以大臣之親驟加進用知邵州林檎以宰相姻婭進躡清顯附下罔上妄立異議詔並罷修又言兩浙東路提舉常平茶監公事黃允以大臣之姪婿累冒差除惟知詣事曹泳望賜罷黜以協中外之望從之○十二月甲戌朔上謂輔臣曰頃委官看詳監司郡守所條裕民事行之已數年而未嘗進呈必是取宰相意旨不欲令朕見也又所條止於民事自

高宗 紹興二十五年

戒言
大臣

遂秦
煇
檜
朝

憲
鄭
仲熊

魏
張

魏
士

金安
發

實
告
人

今有已見利害並許敷奏於是降旨行下○手詔曰臺諫風憲之地
 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為黨而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朕今親除
 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殫職惟結主知毋更合黨締交
 敗亂成法○光祿寺丞秦烜與外任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秦熺乞
 留烜守家廟不過使之探伺朝廷之施設稽察百官之向背况熺身
 在草土不當數有陳乞望與烜在外差遣將帶檜家廟歸建康上從
 之○右正言張修言鄭億年以宰相子身為近臣不能捐軀報國乃
 甘事逆臣劉豫既還朝大臣力為之地高爵厚祿坐享累年鄭仲熊
 為大臣連姻不一二年致身右府賄賂狼籍詔並落職億守南安軍
 安置仲熊依舊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永州居住張浚郴州居住
 折彥質沅州居住方俟尚南康軍居住段拂並令任便居住○昌化
 軍安置李光移彬州安置○乙亥主管台州崇道觀張士襄責監南
 康軍酒務上曰士襄去歲奏事欺罔宰相止以奉使不肅罷可與遠
 小監當以為後來之戒○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徐宗說為時相管
 莊自為苟賤曹筠因秦檜薦為臺臣凡有奏陳盡出於檜右正言張
 修言徐琛貪污叨竊詔並奪職罷祠○提舉台州崇道觀蔣璣為淮

南路轉運副使璣不為秦檜所喜自鎮江罷去為祠官者十二年○

丙子張孝祥為正字先是秦檜以孝祥父祁為胡寅所厚命有司按

以反謀繫詔獄魏良臣密啟釋出之因有是命○丁丑敷文閣直學

士宋貺落職以右正言張修論貺天資刻薄恃大臣之知己恣為不

法故也○己卯知紹興府趙士彰知温州高百之並罷殿中侍御史

湯鵬舉論士彰為時相家作媒畢婚嫁故連作帥臣進陞祕職百之

與秦墳為姻家故驟為提舉繼守鄉郡公論謂何乃罷之○庚辰安

豐軍進賊鯨白魚御筆朕不欲以口腹勞人可下本軍自今免進翌

日執政進呈上曰温州柑橘福建荔枝去年皆令罷進獨賊鯨准白

皆祖宗歲貢之物朕恐勞百姓所以再降指揮住罷○辛巳左朝散
 郎金安節知嚴州安節為御史再疏論秦梓罷之由是父廢至是復
 起○壬午執政進呈刑部狀開具到前後告訐人張常先任江西運
 判告訐知洪州張宗元與張浚書并壽詩汪召錫莫汲並告訐衢州
 寄居趙令衿有謗訕語言范洵台訐和州教授盧傳霖作雪詩稱是
 怨望陸升之告訐親戚李孟堅將父光所作文籍告人及有譏謗語
 言王洵任兩浙轉運司催綱日告訐知常州黃敏行不法等事王肇

便許人

厚意

待國 感得 體 始親 案 決獄 案 董 元龜

誣告程緯慢上無人臣之禮等語言致與大獄並是虛妄竊端行先
 任監潭州湘潭縣酒稅告訐本縣丞鄭玘主簿賈子辰因筵會酒後
 有朝訕語言致與大獄鄭煒告訐吳元美譏謗等事上曰此等須痛
 與懲艾近日如此行遣想見人情歡悅感召和氣於是並除名勒停
 編管○詔除名勒停荆門軍編管人范彥輝坐作夏日久陰詩辰州
 編管人王耀坐與李光通書及借人夔州編管人元不伐坐撰造行
 在言語徽州編管人蘇師德坐其子撰常同祭文祿姦人在位峽州
 編管人李孟堅坐父光將撰小史皆非事實紹興府羈管人李孟津
 坐鼓唱台州人乞管錫為知州梅州編管人王之奇容州編管人王
 之荀坐怨望謗訕鼎州編管人閻大鈞坐依隨鄭剛中並放令逐便
 ○詔處州編管人邵大受坐朋附范同淳言無稽武岡軍編管人芮
 燁坐賦牡丹花詩怨望萬安軍編管人楊煒坐上李光書詆和議辰
 州編管人鄭玘肇慶府編管人賈子辰坐酒後有嘲訕語並放令逐
 便仍與復元官○甲申御筆體泉觀使孟忠厚令行在居住奉朝請
 翊日參知政事魏良臣奏曰忠厚在戚里最號賢者上曰向來徽宗
 梓宮湏宰相護送秦檜辭不肯行遂差忠厚以樞密使護送朕深不
 欲以國戚任軍旅及朝廷之事萬一有過治之則傷恩釋之則發法
 如太后家子弟但加以爵祿奉祠而已良臣曰陛下聖明深得所以
 待國戚之體○詔命官犯罪勘鞫已成具案奏裁比年以來多是大
 臣便作已奉特旨一面施行自今後三省將上取旨○周葵復直祕
 閣知紹興府○乙酉參知政事董德元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先是
 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德元徒以巧言令色取媚權貴叨竊進取既
 參大政又以承乏得權宰執是真伴食備負者也右正言張修言德
 元以猥瑣之才偶中巍科大臣當軸欲其附會遂啖以要官至如臺
 諫人主耳目之寄尤非他官比而德元為侍御史與之交通令儉人
 往來傳道密意所喜者即驟進之所怒者即擠排之群小得計相為
 黨與善類惴慄若無所容鵬舉又奏去歲省闈德元為參詳官偶於
 膳錄處取號而得秦墳卷子對眾曰吾嘗可以富貴矣今房中已得
 墳之試卷更相自慶而德元復對眾又曰此卷子高妙魁等有餘伏
 乞早賜罷黜以為誦奉權貴妄意進用之戒詔德元落職制略曰不
 思臨軒之恩遂決媚寵之策問不一歲來參萬機○通判明州凌哲
 添差通判嚴州何溥並為監察御史湯鵬舉薦之也溥入見首論天

高宗 紹興二十五年

監 學 按 吏

賜 錫 田

罷 等

上 命 取 議 和

會 聖

祥 瑞 不 足

董 差 官 弊

子之耳目所恃以周知天下之故者內則寄之臺諫外則寄之監司
 臣愚以謂州縣之貪吏郡守不治而監司得以按之則郡守當坐縱
 容之罪監司不按而臺諫得以劾之則監司當受失察之罰而又每
 歲校其所按之多寡以為殿最之課如是則非惟監司不容於匿姦
 而貪吏亦將斂迹而不敢犯矣從之○丙戌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劉錡知潭州是日執政奏事魏良臣言錡一時名將久闕上曰朕聞
 其貧甚昨賜田百頃仍官給牛種良臣言錡有申狀到朝廷稱官田
 並撥入常平司止得荒田數頃臣已下本州只就常平田撥賜上曰
 甚善○江東轉運副使周石罷以右正言張修論石緣大臣有父執
 之舊濫被任使貪污不法也○辛卯執政進呈監察御史王葆自劾
 徐嘉嘗與臣議除秦熺事上曰王葆徐嘉王復言官所薦皆出秦檜
 意想其不自安須與外任於是次第罷之○通判紹興府黃中為祕
 書省校書郎中進士廷試第一官州縣近二十年至是始召○癸巳
 責授果州團練副使致仕胡寅復徽猷閣直學士致仕○甲午沈該
 參知政事時上復親庶政躬攬權綱首召該及万俟卨還朝已而二
 人共政無所建明益不厭天下望云○乙未上謂魏良臣沈該湯思

退曰兩國和議秦檜中間主之甚堅卿等皆與有力今日尤宜叶心
 一意休兵息民良臣等唯唯奉詔○右朝奉大夫王會特勒停送循
 州編管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會初無履歷侍檜與熺之親黨致身
 禁從出守便郡置田產於湖秀造大宅於平江右正言凌哲言會專
 恃權勢肆為貪酷上謂魏良臣等曰會所至狼籍止緣侍秦檜之勢
 乃敢如此可與廣南編置故有是命○丙申執政進呈諸處申到祥
 瑞乞宣付史館上曰此等極有不足紀者卿等宜斟酌不中理者刪
 去之

丙申 中興以來言祥瑞者類多貶秩罷官紅光有火德之祥赤
 芝應建炎之號未移生於枯結甘露降於潛邸此其尤壯誕者聖
 諭及此欲屏絕之也

○上曰近日葉義問劄子極言州縣添差官之弊所給俸祿皆生靈
 膏血豈得不為民害祖宗舊法止是宗室戚里添差差遣及比年因
 軍中立功人離軍將校例與添差除此外當盡罷去雖士人不無怨
 嗟然愛惜民力要當如此○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蕭振為四川安
 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時上既蠲蜀民舊逋而知成都府符行中督
 責甚峻蜀人怨之朝廷知其不可任乃召行中還而復用振○降授

高宗 初四下五年

趙汾
改正
過名

胡銓
量移

張浚
復職

差除
台公

上無
議
獲民

不用
又絀

成發

如發

聖王
釋孫

右承務郎趙汾復右承事郎特與改正過名汾還家而卒○吉陽軍

編管人胡銓量移衡州從刑部檢舉也○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

公事齊旦添差通判平江府王伯庠並落職放罷殿中侍御史湯鵬

舉論曰奴事權臣減尅鹽本錢以資妄用伯庠以王會親戚寡廉鮮

恥違法貪饕故皆絀之鵬舉又奏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康

與之賊濫尤甚江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徐擣初受秦檜奏補

即在行在守官撰造言語檜酷信之嘗中書張宗元范彥輝詔並除

名勒停編管○丁酉特追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和國公張浚復觀

文殿大學士○右通直郎知真州陳正同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上覽除目曰今此差除皆合公議想見外議皆以為當朕未嘗容纖

毫之私於其間若行公道不憂天下何憂不治○己亥上曰朕平時

未嘗豪末有取於民如日用紙亦不委臨安府只自令人買於市肆

更得佳者○金主亮陰有南侵之意乃謀迁居南京

紹興二十六年春正月丁未知信州黃仁榮為江南東路轉運

判官上曰信州亦須擇人昨宰臣搜水晶極擾人如林檎尤無狀魏

良臣等曰紹興初徐東國為浙漕進台州螺鈿椅卓陛下即命焚之

至今四方歎誦聖德上指御座曰如一椅子只黑漆便可用何必螺

鈿上又曰往日宮殿幕帟皆文綉朕今並不用土木被文綉非帝王

美事良臣等曰漢文帝所以稱賢君正由節儉也○戊申張九成復

秘閣修撰知溫州新知廣州陳壽知湖州九成謫居十四年談經自

樂學若尊之上覽除目曰九成昨在經筵講書及西漢災異事秦檜

不樂以此遂去壽本檜所薦後自桂州召來不旬日遣去不曉其意

高宗 紹興二十六年

申嚴有司革去近弊如知舉參詳考試官乞臨期御筆點差以復祖宗科舉之法從之○癸丑翰林學士陳誠之兼侍讀尚書吏部侍郎張綱兼侍講起居舍人王綸兼崇政殿說書自秦熈侍經席講讀說書多以臺諫兼之至是悉命從官如舊制○丙辰執政進呈折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張浚于內艱上曰士大夫起復非美事所以敦孝行厚風俗惟軍中人乃可耳○左朝奉大夫王葆知廣德軍左奉議郎王復知臨江軍二人皆秦檜時為御史至是出之○楊朴為夔州路提點刑獄公事是日沈該進呈蜀中人才上曰蜀人多能文然士人當以德行為先文章乃是餘事○庚申夜雷○癸亥權尚書工部侍郎丁夔明罷以侍御史湯鵬舉奏夔明徒以秦烜之妻父遂躡清要四方不服故也○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黃唐傳復徽猷閣待制唐傳為呂頤浩所喜故秦檜以抑之○甲子故責授清遠軍節度使趙鼎追復觀文殿大學士故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贛州居住孫近故責授濠州團練使鄭剛中並追復資政殿學士故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永州居住汪藻追復顯謨閣學士宰執以刑部狀進呈上曰遷謫之人自郊祀赦降及節次檢舉盡行牽復士大夫翕然稱

宋監二十一

二十四

快魏良臣曰陛下深仁厚澤昭及漏泉天下幸甚上諭魏良臣等曰士大夫往往輕外重內親民之任莫如縣令若取其有治狀者陞擢之則人皆盡心良臣等曰祖宗故事不曾歷三任轉運不得除三司正欲其歷練上曰如從官須是曾歷外任宰執皆自此選若練達政事通曉民情則事事便可裁決○新通判嘉州黃貢改知綿州貢舉進士為四川類省試榜首用鼎甲因授職官終更例當改秩時秦檜當國或勸以姓名自通貢曰進退有命枉道何益徑從外銓調嘉州州學教授用舉王考第改官從官二十年始得郡倅及是沈該以其名聞乃有是命而貢已卒矣○新通判彭州虞允文改知渠州○丙寅知泰州海陵縣馮舜韶為監察御史上監秦檜擅權之弊遂增置言事官時何溥王珪沈大廉與舜韶並為察官而湯鵬舉周方崇凌哲為臺諫察官具負近世所未有○新州編管人曹泳移吉陽軍編管○戊辰執政進呈諸州徐免黃河竹索錢因及鄭作肅昨因乞蠲免竹索錢宰臣見怒致臺臣論列取勘上曰君相之職本以為民民間利病豈可不理又進呈戶部供具到諸路拖欠紹興二十一年二十二年錢物欲行除放上曰若只倚閣州縣夤緣為奸又復催理擾

除移

士風

蜀中

交子

論

治上

人即與除放其善已巳詔江浙荆湖諸路紹興二十二年已前未起

諸色錢物租稅等其形勢并第二等已上有物力之家見欠數目並

與除放如巧作名目催理者監司按劾取旨重作施行○庚午進呈

近來士風委靡詭諛奔競至有已得差遣而累求換易不量資序而

超躡干請者上曰風俗人才正當今急務似此之人可具名聞奏當

議黜責○二月中戊權尚書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沈虛中能以

侍御史鴻臚舉論其為省試參詳官私取秦項且素無廉聲巧貪富

貴故也○乙亥上曰近榮州守臣費庭論蜀中隔槽酒甚擾民當是

時張浚趙開以軍興窘於財用濟一時之急耳今休兵既久內外無

事自合更也魏良臣曰已令鍾世明詳之矣上曰須下本路漕臣方

能盡其利害上又曰四川交子亦有弊如沈該稱提之說但官中常

有百萬緡遇交子減價自買之即無弊矣○已卯詔諸路州軍以前

舉解試流寓終場人數紐計及土著合取放一人之數即與添解額

一人或零分及流寓人少以土著所解人十分為率及二分亦解一

人並通立為額已後人多不得過今舉所取之數○庚辰上曰朕聞

蜀中銀比江浙間過一倍如劉晏掌邦計擬迂有無低昂適中方是

理財之術可令有司措置毋致枉費○甲申執政進呈權刑部尚書

韓仲通看詳知鬱林州趙不易便民五事內雷化等州民間納苗多

令折銀擾民為甚欲令並納正色上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之

財乃國家之外府安可盡取但藏之於民緩急可以資國用○乙酉

詔林一飛送吏部與遠小監當差遣一飛既罷乃使其族人進士東

投匭上書論進退大臣當以禮侍御史湯鵬舉面奏禮為忠賢設使

其姦詐如李林甫盧杞之徒自當明示典刑為天下後世之戒上謂

大臣曰朕每覽封章若其言可行即行之若其言非雖涉狂妄亦不

欲罪其人蓋所以來天下之言也今東書用意如此言路既有論列

亦豈免行遣乃責一飛監高州鹽稅東英州編管○丁亥以監司多

闕命侍從臺諫各舉嘗任知通治狀顯著者二人仍保任終身犯贓

與不職者與同罪○庚寅參知政事魏良臣罷知紹興府○甲子國

子司業王大寶乞委諸路監司覈實月椿名色立為定額及折帛錢

量與裁減以恤下戶上令戶部看詳因言大寶近又請放度牒殊未

曉朕意人多以鬻度牒為利亦以延人主壽為言朕謂人主當事合

天心而仁及生民自然享國長久如高齊蕭梁奉佛皆無益也僧徒

高宗 紹興二十六年

幸次
庶如
鐵石

增太
額生

宰相
不兼
樞便

放淮
南十
年稅

治錄
試懷
換罪

不耕而食不蠶而衣無父子君臣之禮以死生禍福恐無知之民竭民力以興建塔廟蠹民傷教莫此為甚豈宜廣也輔臣皆稱善○直祕閣辛次膺知發州虜使之議和也次膺上疏不報即請奉祠歲滿不復再請閱十二年忍窮如鐵石上始親政即除知紹興府未上會魏良臣出鎮於是改命○丙申侍御史湯鵬舉言新添差通判秀州王鞬寄居撫州恃勢作威郡守監司聽其使令如役僕隸毒流一州上曰此不可不痛治在祖宗朝革去五代苛法專以仁恕為本未嘗真決一士大夫惟犯賊者不貸可令刑部約法重作行遣○庚子王職送送昌軍居住呂原中封州安置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論職以宰輔親黨妄作而原中知復州日強買部民玩好古器納于大臣遂得進擢故併謫之○三月壬子三省言大學生係二千人為額間在冬不及三百人欲令禮部措置上曰學校人才所自出元祐中名臣最多實由仁宗養育之有素也近來學校雖設教育有所不至每患人才難得可如所奏○甲寅詔比緣軍興令宰相兼樞密使典掌機務令邊事已定可依祖宗故事宰相更不兼領○乙卯侍御史湯鵬舉論江東安撫司參議官王曆擢之妻牙也寄居臨川役使守令聚斂

宋史卷二十一

二十一

貨賂公私被害江西安撫司參議官王墨卿熺之先生也搢履鼓舌誑惑眾聽招恩市權詔並罷之○丙辰詔諸路轉運司所差發解試官務在盡公精加選擇如所差徇私及庸繆不當仰提刑司按劾御史臺禮部覺察聞奏○新通判湖州余佐主管台州崇道觀龔奎並罷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論二人因交結王會與秦檜管莊苟賤無耻故皆黜之○丁巳詔淮南邊州有未可起稅賦令漕臣保明與放十年時諸州民戶全未歸業每歲旋乞展免起稅朝廷慮其農種不時故特蠲之○己未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方俟高參知政事○庚申執政奏銓試院獲到懷挾者二人上曰銓試乃出仕之始將來官顯皆自此擢豈容冒濫當依法行以戒後來上又曰自來士人許帶韻略多緣此雜以他書乃詔今後韻略及刑統律文等並從官給時試院更卒於交卷啓闕公然作弊後三日執政復以奏上曰此豈可不治近聞試院整肅士人極喜自此實學者進而寒酸之士伸偽濫者革而僥倖之風息矣○癸亥侍御史湯鵬舉言尚書右司郎中兼權戶部侍郎鍾世明便僻側媚見李椿年為經界遂投名為幹官見徐宗說與秦檜管莊交誼奉宗說得尚書郎見一撰往太平州修圩遂交

宋史卷二十一

不遊

蔡揆

治長

詔聖

武學

武生

結丁禩與之同往既歸乃奉使四川還為浙漕又事曹泳泳敗附魏良臣復除都司兼權侍郎良臣既罷也明慢罵妻菲略與操守祠部負外郎兼權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陳岩肖嘗任秀州李告為秦檜父立祠堂作記獻頌叨求進取於是二人皆罷○甲子三省奏內外關官上曰既關官卿等可略舉所知自來多以親故為嫌止不當如秦檜若非親故何由悉知其所為但無私心可也遂詔除侍從兩省各舉所知○乙丑詔近年士風浸薄戶挾書代筆傳義舉所不為負國家選舉之意豈所望哉自今委監司覺察重實于法務在必行○東平府進士梁勛特送千里外州軍編管勛伏闕上書論北事甚詳且言金人必率兵直為之備尚書省勘會前後累降指揮禁止不許伏闕今勛不遵約束故有違犯輒妄議邊事理當懲戒故有是命○丙寅詔講和之策斷自朕志故相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渝定議邪自秦檜死金國頗疑前盟不堅會荆鄂間有妄傳召張浚者虜情益疑參知政事沈該乞持降詔書具宣此意乃侯高湯思退皆與該同乃下是詔

秦檜以十八年之久呼傳引類盤據中外一檜雖死可

檜尚存安石雖退居鍾山而所任王珪蔡確即安石之黨章厚辭去位而所任曾布李清臣之徒即厚之黨也上雖親政而所任沈該乃侯高湯思退魏良臣即檜之黨也沈該乃侯高本檜之鷹犬也思退本檜之客以文衡私取檜之子孫者也良臣即檜往來于虜定和議者也檜之身雖死而檜之心未嘗不存張趙所引之君子日少而檜所教之小人日多故自檜死後虜頗疑前盟不堅為之禁妄議和好以信虜為之重竄張浚以悅虜何異於檜之為也

○夏四月己卯上曰昨詣景靈宮朝獻見武學頽弊亦全無士人文武一道今太學養士已見就緒而武學幾廢恐有遺材祖宗以來武學養士自有成法可令禮兵部速條具以聞○丙戌詔秘書少監楊椿著作佐郎趙達周麟之同共編修神宗皇帝一朝寶訓○戊子先是尚書省言諸郡解額多寡不均詔禮部參酌均定申省取旨及是進呈上曰解額窄處自當量與增添寬處却不可減皆欲優之也○庚寅詔京西淮南販買耕牛與免稅三年用三省請也上曰關市之征本以抑商賈如米麵民間日用之物豈可收稅今耕牛亦猶是也○癸巳詔武學學生以八十人為額上舍十五人內舍二十五人外舍四十人置博士學諭各一員未幾詔學生以百員為額○甲午詔諸路州軍自今不得奏祥瑞前一員執政奏事上曰前大理寺獄空

不許
奏

置六
科

不許
奏

置
六

不許
奏

不許
奏

不許上表稱賀甚為得體比年四方奏祥瑞皆飾空文取悅一時如
 信州林機奏秦檜父祠堂生芝草其佞尤甚蓮之變頭處處有之亦
 何足為瑞麟鳳瑞之大者然非上有明君下有賢臣麟鳳之生亦何
 所取朕以謂惟年穀登可以為瑞得真賢實能可以為寶漢武作芝
 房寶鼎之歌奏之郊廟非為不美然何益於事○丁酉上謂執政曰
 卿等接賓客有利害可行及人才可用者一一奏聞庶盡知民間利
 病因亦可得人才○戊戌置六科以宰士一曰文章典雅可備制誥
 二曰節操公正可備臺諫三曰法理該通可備刑讞四曰節用愛民
 可備理財五曰剛方豈弟勞績著聞可備監司郡守六曰知機識變
 智勇絕倫可備將帥命侍從歲舉之如元祐中司馬光所請先是侍
 御史湯鵬舉言今明詔侍從各舉所知臣輒條具六科以備采擇乞
 俾薦者隨其才而宰之後有改節願坐繆宰之罪詔吏禮部討論至
 是行下○右正言凌哲言臣聞昔漢高祖入關悉除秦法與民約法
 三章耳所謂殺人者死實居其首焉司馬光有言殺人者不死雖堯
 舜不能致治斯言可謂至當矣臣竊見諸路州軍勘到大辟雖刑法
 相當者類以為可憫奏裁遂獲貸配無他居官者無失入坐累之虞
 為吏者有放意驚獄之幸貸死愈衆殺人愈多殆非辟以止辟之道
 也欲望特降睿旨應今後諸州大辟若情犯委實疑慮方得具奏其
 情法相當實無可憫者自合依法申本路憲司詳覆施行不得一例
 奏裁從之○戶部尚書韓仲通言今斗米為錢不滿二百正宜積穀
 之時若別置倉廩貯積以一百萬碩為額遇有水旱助給軍食減價
 出糶實為經久之利從之仍以豐積為名○禮部言今後科舉欲並
 依舊法其鄉飲酒禮願行於里社者聽從其便從之○五月壬寅參
 知政事沈該為尚書左僕射方俟高為尚書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知婺州辛次膺升秘閣修撰上因曰用人當盡公道若以
 私意喜怒取人則真材實能何由得進耶○甲辰簽書樞密院湯思
 退知樞密院事○丙午起居郎吳秉信舍人王綸並試中書舍人中
 書不除舍人者近十年至是二人始有此授○戊申詔故追復觀文
 殿大學士趙鼎特與致仕恩澤四名○辛亥言者論近年以來朝廷
 節次放免米麥菽豆柴薪牛力勝等稅錢而不曾與減退稅務課
 額欲將稅務年額量與減免却重行裁減收稅則例上曰此說極有
 理如米麥之屬民所日用者既與放免若不量減年額則巧作各目

宋二十二

十一

理如米麥之屬民所日用者既與放免若不量減年額則巧作各目

易示 紹興二十六年

重飲以求數數反為民害可依所乞令戶部措置立法○甲寅右朝請大夫李邦獻為荆湖南路轉運判官邦獻知撫州還入對言近年用事之臣險悞狠忌凡登對臣僚奏陳稍久或聖語有所論訪陰即中傷是致臣下所陳類皆不切之務畏禍甚者至託疾在告望申飭臣僚凡有所聞盡言無隱從之遂有是命上覽除目因謂大臣曰近緣遴選監司諸路稍稍有按發官吏不職者罰不患乎不行但賞與亦不可無今後郡守有治狀顯者者令諸司共奏當議褒獎如增秩賜金之類或與陞擢有賞有罰則善惡知所勸沮矣○丙辰尚書左僕射沈該監修國史右僕射万俟卨兼提舉實錄院先是秦檜以監修兼提舉自該卨並相始分監修及提舉為二至今因之該謂檜專政以來所書聖語有非玉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訓乃奏刪之而取上即位至今通三十年纂為中興聖語六十卷上之○甲子御史中丞湯鵬舉乞申嚴福建廣東沿海銅錢出界之禁從之○己巳前特進張浚度金人必敗盟是月上疏曰今日事勢極矣陛下將拱手而聽其自然乎抑將外存其名而博謀密計求所以為父長歟臣誠過慮以為自此數年之後民力益竭財用益乏士卒益老人心益離忠臣

烈士淪亡殆盡內憂外患相仍而起陛下將何以為策今天下譬如中人之家盜據其堂安眠飽食其間而陰伺其隙一日有間其捨我乎書奏執政不省○六月癸酉御史中丞湯鵬舉言陛下總攬權綱慎擇郡守臣愚擬令郡守久任責以治效正當官之先務輔臣進呈上曰此在慎擇監司監司得人舉刺公則郡守之職自振矣由漢以來郡守有善政者多增秩賜金正不欲數易久任亦不可為定制沈該等曰欲令監司帥臣同共攷察課績列銜保宰再任仍令尚書省置籍上曰如此甚善○甲戌宰執進呈祕書省校書郎黃中面對劄子言自頃大臣用事屏棄忠良私昵儉人布在郡縣不復以民為意自陛下一新百度監司郡守出於親擢謂宜取法祖宗精選公忠明敏之臣每道分遣一人令徧歷郡縣凡百姓之疾苦獄犴之冤濫財用之蠹耗官吏之貪汙苟且與夫利之未興害之未除者皆得條具以聞上納之乃詔諸路監司躬歷所部詢訪廉察條具以聞當議黜陟○御史臺言因言章及告訐編置居住人曹泳等未見申到貶所乞令所在押發稽留者抵罪從之○丁丑新知湖州程克俊參知政事○戊寅沈該等奏今次科舉臣等子弟親戚並令歸本貫就試因

皇宗 紹興二十六年

進早檢會到祖宗典故乾德六年陶邠中第邠乃翰林學士承旨毅之子邠嘗中書覆試上曰往時秦墳中甲科所對策敘事皆禮煇語朕抑之置在第三不使與寒士爭先祖宗故事今可奉行遂詔貢院遵依咸平二年三月詔旨所試合格舉人內有權要親族者具名開

建炎初策士一妻有司不以一人好惡為之黜天下之至公也紹興中權臣用一假國家科目以私其子弟黜則聖斷赫然技寒峻抑權貴亦天下之至公也

○壬午詔故追復資政殿學士鄭剛中持與致仕恩澤一名○乙酉秘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葉謙亨面對言陛下留意場屋之制規矩一新然臣猶有慮者學術粹駁繫於有司去取之間夫理之所存惟其是而已取其合於孔孟者去其不合於孔孟者可以為孝矣願詔有司精擇而博取不拘一家之說上曰趙鼎取程頤秦檜尚安石誠為偏曲卿所言極當於是降旨行下○丁亥流星晝墮○戊子新湖南路轉運判官李邦獻入辭言監司以互察為名取索他司職事因而搔擾乞戒飭上可其奏因曰邊方正要卿發摘姦賊選辛循吏凡有便民事可直奏來○丙午皇后宅教授林同言大學養士千餘人而月試人數或不及五之一良由知以科舉為優不知以舍選

為重如此則與方州取士何異恐非國家立學校之本意也欲望特降指揮諸州教官惟許上舍登科人注擬庶幾士子有所敬慕以舍選為榮詔吏部省詳申省○秋七月壬寅御筆蠲放民間一年丁絹之數計二十四萬匹內十二萬匹令內庫支給本色以惠細民沈該等言昨降指揮止為免丁錢今陛下欲併與丁絹及綿全行蠲放聖恩寬大百姓蒙被實惠上曰不惟寬民力且不失信於民上又曰近得一雨甚可喜該曰只如今日蠲放民間丁絹便可召和氣致甘澤○丁未夜夢出井宿間戊申宰執進呈次上曰朕當避殿損膳以答天戒深慮朝政尚多闕失或民情疾苦無由上達可降詔述此意許士庶實封言務盡應天之實○詔今後選人初改官令吏部依法注知縣縣丞差遣奏補承務已上人並須實歷親民知縣縣丞一任方許闕陞通判言者論貴遊子弟干求堂除便用堂官差遣理當親民故也○庚戌尚書左僕射沈該屬以星變引咎上曰天象亦有常數此亦無益但思所以應天實德以滿天變可也該曰臣等當協心講求闕失民間利害聖慮所及亦乞旨諭臣等奉行上又曰據所臨分野當在秦晉間然朕以天下為憂豈問遠近耶○御史臺主簿李庚

華幣
易弊

看詳
便民
事件

檢舉
所讀
士子

賜諡
命四

獄川
命四

天雨
水銀

命守
命守

論科
數納
論弊

言國家立薦舉之法將以搜羅人才激勸士類嘗聞謝必居官每發
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今日老臣又為陛下得一士矣其不負君
上如此比年以來士大夫經年不刻一奏以待權臣不時之酒闔郡
不舉一人以為子孫換易之地甚至闕陞改秩各有定價交相貿易
如市賈然是以廉隅之吏絕意於榮塗而姦賊不逞之輩侵漁公上
陪歛百姓日營包直之計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欲望明立法禁應買
賣舉狀之人取者予者各坐贓論詔令有司立法其後刑部乞依薦
舉受財法施行從之○癸丑詔臣民封事及監司守臣條具便民事
件言刑獄尉計者各委本部看詳餘並委中書舍人吳秉信王綸權
給事中凌景夏仍添差權禮部侍郎賀允中分輪看詳務要詳盡○
乙卯沈該等言夜來星象全無退減陛下尚未御正殿臣子之心實
不自遑上曰雖漸次消弭朕方憂懼恐未須如此當與卿等交修不
逮上蒼天戒日上又曰往時士子或因上書忤秦檜意押往本貫或
他處聽讀不曾檢舉施行該曰聖慮及此寒士之幸也○詔故贈右
諫議大夫陳瓘特賜諡忠肅先是上謂輔臣曰近覽瓘所著尊堯集
無非明君臣之大分深有足嘉易首乾坤孔子作繫辭亦首言天尊

宋二十二

十一

地卑春秋之法無非尊王王安石號通經術而其言乃謂道隆德駿
者天子當北面而問焉背經悖理甚矣瓘宜賜諡以表之○丙辰衣
芻星沒○丁巳宰相沈該率百官拜表請御正殿復常膳詔不允表
三上許之○戊午詔近今諸路監司守臣條具便民合行寬恤事件
提點刑獄官親行決獄緣四川去朝廷遠尚慮奉行滅裂致實德不
能及民可令制置使蕭振總領財賦湯允恭催督如奉行非度按劾
以聞當重賞典憲○辛酉夜天雨水銀○八月壬申宰執進呈大理
寺主簿郭叔轉對論差役事上曰自有成法不須更改今朝廷法令
無不具備但當遵守比來輪對及之官得替上殿官多是無可奏陳
致有率意欲輕變成法有司看詳尤宜詳審朕觀漢史曹參遵蕭何
畫一之法而漢大治蓋何所定律令既已大備若徒為紛更豈所謂
治道貴清靜耶○癸酉程昌時知桂陽軍代還論州縣科配被於細
民而不及於豪右上謂大臣曰科敷不均最為民害出榜之說朝廷
累有指揮唯是官吏為姦恐民間盡知數目不得而欺隱所以不肯
出榜耳上又曰臨安民有納本戶絹一匹被退因詢之云官中以不
經攬戶不肯交朕令人用錢五千五百買之乃好衣絹已令韓仲通

紹興二十六年

嚴奉
官令

嚴正
私取
人私

命大
臣高
論

賞罰
並行
須當

裁四
川虛
積數

根治近在輦轂尚爾外方想不勝其弊也○乙亥右正言凌哲論改
官之弊儉巧之徒多行賄賂薦章一紙陰求先容有費及五六百千
者欲革而正之以增考第減舉負為救弊之術上謂大臣曰祖宗舊
法未易輕改在祖宗朝凡事悉本仁恕未嘗真決一士大夫惟於賊
罪則不貸蓋以賊罪害及眾不可不治故在法所卒之人犯賊卒主
當與同罪然自來不曾卒行故人不知所畏但嚴卒官之令有犯者
必與施行則人自知畏前弊自可革沈該等曰陛下察見弊源如此
臣等謹當遵稟○詔秦墳鄭時中秦煇秦煥沈興傑所帶階官並易
右字曹冠周寅鄭續並駁放先是准東提舉朱冠卿應詔上書論故
相當權私於子孫私於族里親戚私於門下儉人穢夫濫竊儒科復
占省額乞於曹冠等八人階官以右易左俾正流品却將向來侵取
人數復還今卒額詔侍從臺諫看詳中丞湯鵬奎言冠卿所請委得
允當但以有官人赴試者合帶右字如無官人赴試者合行駁放庶
協公論故有是旨其後又駁放曹緯一名○辛巳新荆湖南路轉運
判官李邦憲直祕閣新知秀州張備為兩浙路轉運判官壬午上諭
大臣曰新除二漕臣卿等可召至堂中面諭與近屢降寬恤事件令

庚午

廿二

遍詣所部稅賦之足否財用之多寡民情之休戚官吏之勤惰悉加
訪聞如有奉行弗虔職事不舉者並按劾以聞庶幾可以警勸諸路
使皆知所視儆○癸未宰執進呈淮南漕司具到米價最賤處每斗
一百二三十文上曰昨聞淮南米賤朕恐傷農故欲乘時收糴以惠
民今米價如是則未須急依價減每石亦不下一千至時若戶部無
錢朕當自支一百萬緡令收糴也○甲申言者乞令侍從官考察縣
令政績上曰此不須行侍從何緣遍知縣令能不兼已委逐路監司
考察聞奏矣上又曰大率賞罰須當並行政治顯著者即與陞擢無
狀者即與降黜則善惡知所勸沮○乙酉沈該等奏今歲科卒極整
肅有傳義挾書者扶出上曰朕於此事極留意異時宰執侍從皆由
此途出若容冒濫所謂按本塞源也○己丑詔蠲建康府紹興二年
以後至二十年終積欠內庫折帛錢二百三十三萬餘緡縮二十萬
七千餘匹以守臣張壽建言累政以來積年拖欠歲久無所從出上
特恩也○辛卯參知政事程克俊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左朝散大
夫景麓言四川虛估之數詔戶部看詳來上後二日宰執進呈次上
曰景麓所論須量與減損若令看詳雖行下數十次何益莫若便令

高宗紹興二十六年

總領所契勘合蠲減數目具申朝廷庶幾民受實惠朕自即位以來如土木玩好邊事錫予未嘗一有妄用凡以為民而已○甲午尚書吏部侍郎兼權尚書張綱參知政事○丁酉宰執進呈右正言凌哲論上饒知縣李維拒不法上令放罷取勘上又曰近監司殊不舉職州縣官有犯臺諫論列得實監司亦不加罪自今有犯監司若不按發並當行遣或降官或罷任使之知畏諸路行遣三兩人即無不舉矣○九月庚子朔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吳璘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判興州自建炎以來未嘗有使相為都統制者故改命之璘嘗自著書號兵要大略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以制彼之長蓋彼之所長曰騎兵曰堅忍曰甲重曰弓矢吾當集蕃漢所長而用之故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甲重則勁弓強弩制其弓矢則曰以遠射近以強制弱其說甚備至於陣法有圖而無書焉○詔自今州縣官贓私不法監司失按察者令刑部具名取旨○辛丑沈該等奏安南人欲買燃金線段此服華侈非所以示四方上曰華侈之服如銷金之類不可不禁近時金絕少由小人貪利銷而為泥甚可惜天下產金處極難得計其所出不足以供銷毀之費雖屢降指揮而奢侈之風終未能絕須申嚴行之○詔增置大學正錄各一員○乙巳翰林學士兼侍讀陳誠之同知樞密院事○己酉初潼川府轉運判官王之望被朝命措置銅山縣銅事乃籍匠戶置場烹鍊僅得五百斤之望乃請歲以六千斤為額遇閏增五百斤從之○壬子詔諸路監司守臣條具到裕民事令給舍看詳以聞○癸丑右朝奉郎鄒相追毀出身除名勒停送吉州編管相知處州犯入已贓為右正言凌哲所按法寺當流三千里宰執以獄上上曰是入已贓否沈該曰據按是入已相乃浩子上曰浩元祐間有聲稱其子乃爾遂蹙頰久之曰既犯贓法不當赦可特免真決仍永不收叙上又曰朕觀祖宗時贓吏多真決邇來殊不知畏卿等可令有司檢坐祖宗朝行遣贓吏條法下諸路先行戒諭使之曉然皆知祖宗立法之嚴自後有犯當依此施行必無少貸甲寅尚書省檢會天聖紹興真決贓吏指揮詔刑部鑄板行下○戊午詔自今用舉主改官閔陞人令吏部置籍被舉人犯贓其舉官具名取旨施行如已被人論訟及他司按發臺諫論列即不許旋行首舉上以吏徇私受賕妄舉者眾故條約之○庚申知臨安府蔡疑請對上謂大臣

曰朕當諭以東吏姦即還商賈物貨及木植價錢勿留民訟如見得曲直即當面裁決其他如御膳之屬近來未嘗取辦雖用片紙亦不責其供應沈該曰今日天府之弊莫大於此三者陛下愛民如此天下幸甚○甲子知樞密院事湯思退言祖宗舊制樞密院奉聖語則副使錄之比歲不舉行欲依舊制聞語恭即書記同時政記上進降付史館從之○丙寅上謂沈該等曰大理寺人命所繫近聞吏多受賕最為不便不知請給比京師如何若祿薄湏量增然後可責其守法已而戶部言欲據見請十分為率量增二分上可之○戊辰御史中丞湯鵬舉言法者天下之所通用例之所傳乃老姦宿賊祕而藏之以舞文弄法貪饕貨賂而已不用法而用例古未之聞也若刑部之所以斷罪吏部之所以馭吏最為劇曹此正猾吏可以上下其手而輕重其心者伏望明詔吏刑部條具合用之例修入見行之法以為中興之成憲從之後四年乃成○冬十月辛未沈該等奏近以內教有司依年例供進賞賚物帛有旨退還者半仰見陛下儉德上曰賞賚何必計數如此博節歲中自可省數百萬緡該曰陛下每事省約以寬財賦天下幸甚○癸酉知隨州田孝孫直祕閣以京西諸司

宋監二十一

三十一

言其公廉儉素流移安業也是日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陳正同入對言縣令之職最為近民懲戒既嚴而不旌異循良恐亦有所未至望令諸路監司採訪拔擢一二不次用之庶幾威惠兼行人知勸沮上曰卿言正合朕意早方有一郡守為監司所薦已令除職因任仍俟更終陞擢之矣○乙亥詔以蜀去朝廷遠郡守尤湏得人令監司帥臣各舉知縣資序以上堪充郡守者二人制置總領提舉茶馬各舉三人犯賊及不職與同罪合尚書省置籍○甲申沈該等奏昨日進安奉皇太后回鑾事實禮物陛下悉退出不受皇太后聖性節儉而陛下仰能承順太后之美天下幸甚上曰宮中別無使用自不湏許多禮物皇太后今年七十七歲而步履康健如五六十歲人自古帝后無有也

皇仁

皇后躬儉節用出於天性中外之人莫不聞之

如有司進金銀器皿則曰宜易以金金宮中燕飲用伶官纔三兩人所予緡錢無幾歲進金帛帑積已充牣而一銖一縷不妄用此自古母后所未有之盛德也而我太上皇帝且能曲意以順承之雖以朝廷大慶奉慈寧萬年觴而有司以物皆卻而弗受意兩宮之

○丙申辛執進呈秀州守臣鄧根按崇德知縣林善問不法科借折

帛錢事詔罷善問仍取勘上曰科借錢若一一在官猶可恐因而入
 已大抵賊吏最為民害今後須盡追贓物不然自謂雖得罪猶不失
 為富人無所憚也○丁酉詔前特進張浚依舊令永州居住俟服闋
 取旨先是浚奉母喪歸葬于蜀行至江陵會以星變詔求直言浚慮
 虜數年間勢決求翼用兵而吾方溺於宴安謂虜可信蕩然莫為之
 備沈該乃侯尚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朝廷益輕雖在苦塊不得不
 為上終言之乃復上奏大略言嚮者講和之事陛下以太母為重耳
 幸而徽宗梓宮取還此和之權也不幸用事之臣肆意利欲乃欲翦
 除忠良以聽命於虜坐失事機二十餘年有識痛心臣願陛下深思
 大計復人心張國勢立政事以觀機會未絕其和而遣一介之使與
 之分別曲直逆順之理乃侯尚湯思退見之大恐以為虜未有釁而
 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或笑以為狂御史中丞湯鵬舉即奏身在
 草土名繫罪籍要譽而論邊事不恭而違詔書豈復能為國家長慮
 却顧徒以閑居日夕惟幾復用耳故有是命○閏十月丙午詔廉州
 歲貢珠雖祖宗舊制聞取之頗艱或傷人命自今可能貢蠶丁縱其
 自便翌日上謂宰執曰朕嘗讀太祖實錄見劉錕進珠子馬鞍太祖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一

知錕所採珠子甚多日役蠶丁數千人死者不少朕以謂珠子非急
 用之物既是難得且傷人命故特令罷貢以為一方無窮之利○已
 酉劉伯英特勒停送連州編管以右正言凌哲論其諂附秦檜在江
 西湖南贓淫僭侈也○辛亥尚書省請以去年十月二十二日以後
 朝廷所行寬恤事件編類成冊錢板頒降從之○壬子徽猷閣直學
 士致仕胡寅卒于衡州寅既退居乃著讀史管見二十卷論周秦至
 五代得失其論甚正蓋以蔡京秦檜之事數寄意焉其書今行于世
 ○甲子尚書吏部郎中孫道夫試太常少卿道夫入對論蜀中稅縮
 之外有和買有預俵又有激賞而蜀民尤以激賞縮為苦稅米之外
 有遠倉有和采又有對采而蜀民尤以對采米為患以至鹹泉退縮
 鹽額頓虧酒徒零落課息欠少破產失業比比皆是有司務增茶額
 以求羨餘禁繫山氓使輸虛息欲革其弊雖挾拯溺不足以喻其
 急也上感其言詔制置諸司相度聞奏而道夫有是命○十一月甲
 戌權禮部侍郎辛次膺言今諸路歲入數目實多使有以理財而其
 入無欠有以節財而其出有節則豈特財用充足蓋將儲蓄沛然有
 餘矣願詔左右司同戶部取朝廷一歲中出入之數其入數拖欠失

高宗 紹興二十六年

裁減

愛惜

實應

不徒

宗室

陷者嚴立譴罰其出數則更加裁酌立為定數不得增添上曰此誠今日急務然止有三說生財理財節財是也比年生財之道講求略盡唯理財多因官司失職致有拖欠使州縣得人必不至此若節財則用莫大於給軍既有定額無從裁省今便當撙節不可妄費遂令吏部侍郎陳康伯戶部侍郎王俱大理少卿陳章同措置○壬午上謂大臣曰近太學試補弟子員中程者詩賦多而經義少數年後恐經義科廢矣宜令兼習經義沈該等請俟省試畢上可之○丙戌尚書省言被旨裁減吏額法行當自近始乞裁定三省樞密院近來所添名額於是六曹寺監百司各以舊額及新置人數來上朝廷悉加裁損焉○癸巳吏部員外郎王希亮言國家取士詞賦之科與經義並行比學者去難就易競習詞賦罕有治經至於周禮一經乃絕無有望自今經義文理優長合格人有餘許將詩賦人材不足之數通融優取仍以十分為率不得過三分從之○十二月癸丑尚書右僕射方俟尚上重修貢奉敕令格式五十卷看詳法意四百八十七卷○甲寅罷江淮等路提點坑冶鑄錢司以其事付轉運司○己未宰執進呈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論陳惇趙迪之貪暴無耻上曰朕見

宋史卷二十一

二十

人才難得未嘗不留意愛惜每諭臺諫以風聞言事不可容易須再三詢訪朕惟言者之聽豈可不審庚申上謂大臣曰昨下詔求言四方之士陳獻甚多朕一一披覽所言利害極有可取宜擇其議論尤切當者量與推恩庶幾有以勸之時應詔者甚衆而後省以較今所刪定官杜幸老新黃州州學教授潘慈明為首乃各循一資○秘書省著作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黃中言恩平郡王講禮記終篇詔令講易時王府官龍淵已親幸他教授或與之過從觴詠中獨未嘗與之坐朝夕見則揖而退其後他教授多蒙其力而中獨不徙官

紹興二十七年春正月戊子詔侍從各舉宗室京朝官材識行治者二人特與召對○初朝廷歲於江浙湖南福建諸州市軍器物料而州縣以無本錢率於人戶物力錢上敷納民甚苦之甲午詔皆以縣官錢償其直○乙未詔兩省臺諫侍從有服親省試合格者令禮部具名以聞自是遂為故事○二月丁酉朔詔自今國學及科舉取士並令兼習經義詩賦內第一場大小經各一道永為定制○壬寅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徐天民劾信州守臣周葵不恤郡政上謂宰執曰大抵元歷知縣諳政事然後付之一郡必優為之今周葵

高宗 紹興二十七年

刑以
刑以
刑以

刑以

刑以

刑以

刑以

止因昨在言路好論事遂得虛名魏良臣力薦之及治郡乃不職與
 言觀且矣○甲辰詔試中武學生依監亭例給綾紙○丁未權尚書
 禮部侍郎辛次膺試給事中自巫伋遷後給事中不除者七年○張
 子華除名勒停送萬安軍編管仍籍沒家財子華嘗提舉廣南市舶
 言者奏其贓污不法遣大理寺丞莫濠即廣州轄之法當絞故有是
 命○禮部貢院奏應博宏詞科左迪功郎周必大合格詔堂除建
 康府府學教授普安郡王見其所試以為有掌誥才大善之○壬子
 宰臣沈該等言太廟仁宗英宗兩室前柱生芝草欲率百官拜表稱
 賀許之○戊午御史中丞湯鵬舉參知政事鵬舉為臺官凡一年有
 半所論皆秦檜餘黨他未嘗及之○三月己巳侍御史周方崇請京
 局改官並先注知縣上以問宰執沈該曰選人改官後涉歷親民實
 為良法上曰徽宗嘗言仁宗朝每除執政大臣必先問曾歷親民否
 蓋親民則能通世務置之廊廟天下利病知過半矣此朕昔年恭侍
 親聞玉音誠可謂萬世法也遂從之○丙子宰執進呈從官所奉人
 材詔並赴行在○詔兩省官依侍從薦所知○丙戌上御射殿引正
 奏名進士唱名先是御筆宣示考試官曰對策中有鯁亮切直者並

宋廿二

廿六

實上列以稱朕取士之意時王十朋首以法天攬權為對闕文中策
 言太子天下本臣願陛下斷自宸衷蚤正儲位以係中外之望詳定
 官定十朋為第九編排官孫道夫奏其詞語鯁切上覽之前三日謂
 大臣曰今次舉人程文議論純正尤多切直自此人才極有可用翌
 日又謂大臣曰昨覽進士試卷其間極有切直者如論理財則欲省
 修造朕雖無崇臺榭之事然喜其言直至論銷金鋪翠朕累年禁止
 尚未盡革自此當立法必禁之去年交趾獻翠毛五百尾朕未嘗用
 當焚於通衢湯思退進曰陛下旌直言以冠多士焚翠羽以革侈靡
 皆盛德事時上臨御以主器未定大臣無敢啓其端者安中對策獨
 以儲貳為請上感其言擢安中第二遂賜王十朋等四百二十六人
 及第出身始蜀人之未集也上數有畏日之命沈該奏天時向暄恐
 陛下臨軒不無少勞乞一面引試後有至者臣等策之中書定其高
 下上不許曰三年取士朕豈憚一日之勞耶及唱名至安中及第三
 人雙流梁介上連舉首謂該曰如何該大慚悚○丁亥特奏名進士
 李三英等三百九十二人武舉進士趙應熊等十五人特奏名一人
 授官有差應熊武藝絕倫且試南省為第一人上謂大臣曰今次魁

高宗 紹興二十七年

選文武皆得人應能弓馬其精文字亦可采朕樂於得士雖終日臨軒不覺倦也○詔自今宮人以銷金鋪翠為服飾者令會通門幾察犯人追賞錢千緡經手轉入皇院子等並從徒二年科罪周王十朋之言也○己丑詔減三川對羅米十六萬九千餘碩夔路激賞緡五萬匹兩川緡估錢二十八萬有奇又減茶引錢九十五萬餘緡上謂宰執曰前日下有司詳其事正欲知向後兵食無闕使民被實惠若無以善後恐又別有改更非所以裕民初講利害想四川之民日望蠲免今此足以慰其心矣○辛卯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俟高薨○甲午除民間買賣耕牛之稅○夏四月庚戌宰執進呈趙達所薦士上曰二吳才行之士往往知其姓名惟蜀中道遠其間文章行義有可用者不由論薦無由得知前此數年蜀中仕宦者例多隔絕不得一至朝廷甚可惜也自秦檜專權深抑蜀士故上語及之沈該曰近日蜀中士大夫多被薦幸已得旨隨材召用上曰甚善○壬子權尚書刑部侍郎張杓降一官放罷先是杓奉詔薦主考官告院鮑告召對而人才凡下上諭大臣曰朕不能盡識天下多士故令侍從臺諫各舉所知若不精審非朕求才之意乃罷之○己未

玉牒所進呈太祖太宗魏悼王三祖下仙源類譜○壬戌進呈閣門祇候趙應熊擬江南東路安撫司準備差遣上宣諭曰朕觀應熊所試弓馬文字皆有可採可謂有用之才湯思退曰應熊初入仕且以帥司準備將勳之以養資望上曰善○五月丙寅敷文閣直學士左承議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蕭振特轉左朝奉大夫落直字上以振治蜀有奇效請進一職遷四官上曰四川善政前有胡卅將今有蕭振振綱重蜀人安之近薦武帥又皆得人可除直學士○戊辰上講輔臣曰今四方無事當以民事為意監司郡守不可不得其人輔臣進呈湖南轉運司奏知長沙縣常禋名臣之後修潔自持東吏愛民眾所稱譽詔進裡一官俟任滿與陞擢○壬申上謂沈該曰頃蜀中歲貢錦繡帟幕雖民之幼女亦追以供役作其擾如此朕令止之蜀人極喜近又減四川民輸至一百二十餘萬民力必稍寬矣○癸酉興化軍免解進士彭與進所著周易解義及神授圖太極歌詔特補下州文學○己卯新明州州李教授郊次雲入見奏請守令關則等清望官臺閣關則擇郡邑循吏為之上謂大臣曰朕用人正欲內外適中如監司守令治狀顯著不必一一召來當增

高宗示 紹興二十七年

相湯
思退

曹安
聰明
後速

欲勉
茶鹽
之利
給二
州錄
本

秩賜金且令久任遂以次雲行國子錄○六月戊戌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蕭振卒振再守蜀凡二年時利州舊宣撫司有積緡二百萬守者密獻之朝下制置司取撥振曰此所以備水旱軍旅也一日有急是又將取於民請於朝留其半比卒蜀人思之○甲辰宰執進呈秘書省著作佐郎黃中轉對言仰惟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厲精求治常慮萬事之幾不能徧燭首幸舊章每遇起居日俾百僚轉對陛下厲精庶政無異於神宗之用心故百僚轉對至今行之未嘗廢也然而二十年間大臣專恣好佞惡直一時習尚往往以言為諱凡所建明不過毛舉細故以塞責而已如神宗皇帝所以詔告丁寧蓋未之有也臣謂陛下宜追述神祖之意特降詔書申飭在位自今以往應轉對之官有所開陳要在竭誠盡忠切於治道毋得蹈常襲舊排撫細微以應故事然後陛下觀其人擇其言而為之虚心訪問俾得以盡其情實積日累月庶幾有補於萬一則舊章不為虛設矣上覽疏曰中所論極當大抵轉對之法恐朝政闕失民間利病有不得上聞者皆當論奏自秦檜當國轉對之名雖不廢而所輪者不過大理寺官數人攬撫細微姑應故事而已初無鯁切有及於時事者

宋史卷一百一十二

三十一

如此則繆悠之談何補於國今中所言頗合朕意可令士大夫知之○戊申知樞密院事湯思退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壬戌秘書丞楊邦弼校書郎陳俊卿並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俊卿為學官多所裨益一日普安郡王習球鞠俊卿微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即誦全文不遺一字俊卿退而喜曰王聰明而樂從諫社稷之福也○秋七月庚午王師心言鼎澧歸峽產茶民私販入北境利數倍自知矣法不顧因去為盜由引錢太重貧不能輸故抵此望別創憑由輕立引價既開其衣食之門民必悔過改業而盜自弭矣上覽疏謂宰執曰茶鹽禁權本為國用所需若財賦有餘則摘山煮海之利朕當與百姓共之姑遵舊制可也○戶部侍郎林賁言國朝慶曆以來歲鑄錢一百八十餘萬緡其後亦不下百萬如前年猶得十四萬緡去年猶得二十一萬緡而提點司官吏徒糜祿廩朝廷罷之但付之漕司議者以為諸路物料有無不等運司不相統轄無以通融鼓鑄欲出戶部錢八萬緡為饒贛韶三州鑄本委各州通判主管漕臣往來措置今歲權以二十二萬緡為額即不得復以舊錢代發從之○江南西路轉運判官黃仁榮知衢州荆湖北路轉運判

官場所移江西路上覽除日曰監司守臣席未及暖已輒更易不惟
 迎送勞費而官吏軍民於政教獄訟亦莫知所適從自今悉令久任
 ○辛未下詔戒敕汚吏○癸酉下詔戒飭監司郡守舉劾守令毋得
 觀望當路狹情徇私有賞有罰朕當信而必之○丙戌御藥院言求
 祐昭慈等攢宮帝后生辰酌獻所用鋪翠鏤金花乞以藥玉葉漆金
 紙代充從之時上禁銷金鋪翠其嚴自禁中始○八月甲午三省擬
 京西轉運副使霍蠡知潭州同知樞密院事陳誠之言蠡有風力必
 能為陛下辦事但京西難得其人聞知鄂州熊彥詩又諳軍中事可
 以除代上曰蠡歷官多年在京西尤鎮靜彥詩累任郡守此二人皆
 可用朕思今天下無事惟在留意監司郡守卿等皆持公心商確人
 才朕謂雖未盡得人將見十得七八矣誠之曰臣獲與廟堂未議雖
 迂愚無取至於進擬人才實不敢萌私意上曰朕用卿為執政已及
 一年卿見朕聽斷之際曾有一毫私意否誠之曰陛下無私如天地
 臣夙夜奉承實千載之遇也○乙未參知政事湯鵬奉知樞密院事
 ○丁酉詔重修宗學用宗永景偲請也○辛亥詔諸路換給不盡
 僧道度牒並納禮部用三省請也上曰昨權禮部侍郎賀允中上殿

宋史卷一百一十二

四十一

朕問即今僧道之數允中言有僧二十萬道士纔萬人朕見士大夫
 奉佛其間議論多有及度牒者朕謂目今田業多荒不耕而食猶有
 二十萬人若更給度牒是驅農為僧且一夫受田百畝一夫為僧即
 百畝之田不耕矣佛法自東漢明帝時流入中國終不可廢朕亦非
 有意絕之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衆矣○己未湯鵬奉奏前日罷坑
 冶鑄錢司歸諸路轉運司必能就緒上宣諭曰此一事朕詢之士大
 夫亦無他說獨王珪再有章疏朕謂凡有建立人各以所見相可否
 歸之至當而後可若一人唱之百人和之事或未當朕則何取○庚
 申詔置提領諸路鑄錢官於行在命侍從或卿監一員置官屬二員
 ○九月癸酉參知政事張綱罷知婺州○吏部尚書兼侍讀陳康伯
 參知政事○戊寅詔准南京西湖北路州軍自紹興十四年至二十
 七年合起內藏庫紬絹錢帛可並與蠲免日後合起發數目令逐路
 提刑轉運司官親巡所部度量事力開具的實合發納分數以聞自
 來年始先是諸路以逋內藏庫紹興甲子以後合發上供錢帛上欲
 悉與蠲之以諭宰執沈該曰昔唐元宗有云朕雖瘠天下肥矣大哉
 王言此所以致開元之治也朕有取焉朕約於奉已內帑未嘗妄費

高宗 紹興二十七年

善大
理手
奸弊

讀室
訓論
宗法

命凶
川奏
旱傷

咸福
建鈔
鑄錢

不貸
劫網
事

一金邊郡所欠故多然戶口未復責輸實難可悉與蠲免○癸未夜雷○乙酉新知漢州于霆入辟上曰蜀中地遠卿至官有民間疾苦利病一一奏來仍須速行不宜緩也○丁亥秘書省校書郎葉謙亨言祀典散佚望酌景德故事命禮官及秘書省取祭祀之式勒成一書目曰紹興正詳錄以為彝制從之○冬十月丙申上曰朕在京師時惟開封府頗類外方官司如大理寺御史臺法令嚴密官吏謹畏無敢干以私者自渡江以來大理寺治獄官吏極有姦弊至於容情請託賄賂公行玩習既久理宜懲革○乙巳以講筵讀三朝寶訓徹章燕儒臣始用化成殿樂侍讀王師心因講畢奏曰祖宗創業垂統所以長慮却顧為萬世子孫之計甚備熙寧大臣私意改作流毒至今不可不監又言帝王之於史其要在於觀得失究治亂今進讀漢書願摘切於治體者讀之○已未上謂宰執曰近臣僚獻利害往往各述已見未必知有無見在之法自今宜令有司講究詳審無輕改祖宗成憲湯思退等曰臣僚奏請不惟未詳條令固有便於一方而不可行於天下豈容輕議改法當依聖訓行之○辛酉詔四川制置司總領所轉運常平司各具所部州縣有無旱傷聞奏如有旱傷即

癸未夜

丁亥

乙巳

乙酉

辛酉

行減放仍以舊宣撫司積積錢米賑濟之○十一月癸亥朔詔減福建路轉運司鈔鹽錢每年八萬緡初提舉常平茶鹽事張汝楫乞行鈔法上問同知樞密院事陳誠之如何誠之曰閩中山溪之險細民冒法私販雖官賣鹽猶不能絕若百姓賣鹽豈無私販之弊第恐不盡請鈔則有虧額上曰中間福建曾用鈔法未幾復罷若可行祖宗已行之不待今日正如萬戶酒前日欲權者其多然竟不可行大抵法貴從俗不然不可經久時福建歲認鈔錢三十萬緡乃詔減八萬自此漕司及州縣稍舒不復抑售於民矣○乙丑太常少卿充賀金國正日使孫道夫閤門宣贊舍人充副使鄭朋辭行道夫既至虜廷金主亮詰以閩輔買馬非約始欲敗盟○已卯刑部奏百姓張璘等用藥殺人劫取官綱公事上曰此罪當死古者用刑貴情法相當祖宗以不好生之德問有用例貸死刑者然不可為常尚當死而不死無以禁暴戢奸恐殺人愈多非愛民之道也辛巳右正言何溥請特詔大臣毋庸數易郡守上謂宰執曰此論切中時病近亦有因事移易者非甚不得口且令成資湯思退曰宣惟郡守監司亦然昨因近臣薦除監司至奏問往往當替欲於知監郎官中擇資淺者令中

高宗 紹興二十七年

不數
易郡
守

不遂
罷相
所薦
人

武
百
勞
人

藤
南
藤

外更代皆至成資而罷上曰如此不惟免迎送之擾亦可華內重外
輕之弊矣○丙戌進呈給事中賀允中封駁吳國長公主女夫直秘
閣鄭珙陳乞轉官添差浙東帥司參議官事上曰命下逾兩旬鄭珙
已被受差遣敕矣宰執退召允中至堂面諭聖旨允中申執所見不
欲中易翌日再進呈上曰雖稍後時所論極有理當曲從之所降轉
兩官指揮更不施行○丁亥知樞密院事湯鵬舉罷為資政殿學士
提舉在外宮觀免辭謝以殿中侍御史葉義問累疏論其罪尋詔落
職○己丑宰執進呈次雪大作沈該等稱賀上曰前此久雨深以為
慮幸而穀價不至騰踴今得此雪來年二麥必大豐稔也○十二月
乙未權吏部侍郎凌哲以湯鵬舉所薦不自安乞守小郡上曰朕嘗
與臺諫論大臣出處或以罪去但及其身足矣至所薦引當觀其人
若不問賢否一切斥逐是使之為朋黨非公正之道也

元祐相司馬光盡取熙豐之政與其人而更新之天下至為相賀而程顥獨有憂色蔡確新州之窟一時大臣有名望如文彦博呂大防臺諫知大體如劉安世范祖禹皆以為當然而范純仁獨為之慨然曰播紳之禍自此始矣夫成敗興廢天也君子能為其可為者至其不可為則安之以俟命而已固矣暇他顧然獨不觀諸水乎順而導之則行激而怒之則搏今以其泛濫無

畔際也隄而障之曰吾以止水也激而不已奔怒四出臣見決隄破岸傷物轉甚耳慈乎止大哉太上皇帝之言也其始知消息盈虛者乎夫漸而察之則不遽擇其已甚而去之則不可薄其法以待其改則不然使元祐大臣家存斯言則士君子之紛紛窟逐矣至如紹聖之甚哉縱使有之必不至空天下君子黨而籍之更歷再出以至於危亂而不悟也雖然天下之更相是非豈有既哉太上皇帝之言臣願聖子神孫萬世寶之

○詔諸路帥臣監司於本路武臣大使臣已上及見任寄居歷任有勞効之人每歲各舉二員以備量才任使○兩浙轉運副使趙子諫言被旨措置鎮江府沙田欲選官打量隨地肥瘠輕立租課就令佃人耕種所有已前收過租利不少依條合盡行追納入官詔人戶冒佃積年收過租課特免追納其田疾速拘收措置○甲辰上謂宰執曰監司郡守固當父任然其間老病之人難以使之在職蓋移易不過有迎送之擾而廢弛則貽患於一路一州利害孰為輕重今後有如此等可與官觀理作自陳

紹興二十八年春正月壬午罷廣南十州歲科黃河紅藤錢二千九百餘緡○是日雷○甲申諭大臣曰比既詔監司刺守令而監司賢不勤惰將使誰察之宜為立法乃詔監司貪墮不法臺諫

自當彈奏其治狀顯著之人令臺諫侍從三人以上公共推薦二省
 考察取旨○丙戌太府寺丞鄭知剛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知剛入辭上以其老病增劇諭大臣曰監司非養病之地可改授一
 差遣遂以為江南東路安撫司參議官○庚寅上謂輔臣曰聞閩中
 民戶輸納苗米每斛為錢八千有諸同知樞密院事陳誠之曰近歲
 有之上曰閩中米斛幾何誠之曰三千上曰使此錢悉以助國猶恐
 有傷於民况資州縣妄費乎其令以實直取之○二月丙申同知樞
 密院事陳誠之為知樞密院事先是誠之因奏事上曰卿文人讀書
 乃知兵務如此之熟遂進用之○乙巳尚書工部侍郎王綸同知樞
 密院事○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宰相欲率百僚稱賀御
 筆日月薄蝕乃上穹垂戒而有司以陰雲不見欲集班拜表稱賀殊
 非朕寅畏天威之意令毋得稱賀翌日宰執共贊所降詔語上曰朕
 德薄不足以格天陰雲蔽日蓋偶然耳至於時雨霽霽此乃可喜也
 ○甲子福州童子莊大成十歲能誦經史書上謂輔臣曰朕即位以
 來童子以誦書推恩者多矣未聞有登科名顯者何也詔免解罷之
 ○丙寅雷○丁卯玉牒所上三祖下仙源積慶圖○祕書少監曾幾

等上神宗寶訓一百卷○丙子宰執進呈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宰
 執侍從薦引人才須先赴都堂審察乃令上殿上曰天下人才若非
 宰執侍從薦引朕亦何緣盡識侯召到並令引對不須審察但臨時
 除授足矣近來士大夫以內任為榮以朕觀之正當以民事為重或
 監司郡守有關可擇行在官更迭補外其外官有奉法循理實惠及
 民者亦須召擢庶幾內重外輕之弊可以漸革乃詔今後侍從以上
 薦引人才並須文行相副治績昭著務得實才以詳延之意○戊寅
 詔曰朕式稽古訓為官擇人均治內外可今後侍從有關通選帥臣
 及第二任提刑資序曾任郎官以上者卿監郎官闕選監司郡守之
 有政績者並須治狀昭著及有嘉望之人卿監郎官未歷監司郡守
 者令更迭補外在內官除詞臣臺諫係朕親擢餘並須在職二年方
 許遷除庶內外適均無輕重之偏職業修舉有久任之效以副朕重
 民事之意○甲申內藏庫言湖婺州所起綾羅率紕薄不堪三省擬
 欲退換上曰此皆民所輸納若却回其物未必及民必致重擾朕不
 欲如此第令薄懲兩州受納官可矣○夏四月丙申詔文臣中大夫
 至朝奉郎武臣武功大夫至武翼大夫陳乞致仕亡歿在出敕前而

神宗 熙寧二十八年

南劍
叛兵

運行
賈賊

之財
但富
賈

慶
南
慶
將
將

慶
民
疾

刑罰
不事
慈息

不曾犯入已賊及私罪徒者許蔭補即亡歿在致仕後或已致仕而
 未亡歿之人但不犯入已賊即許蔭補用權吏部尚書王師心請也
 自是犯私罪徒之人皆得以遺恩任子矣○甲辰福建轉運判官趙
 不溢奏南劍州禁軍作闕上曰治軍與治民不同又事有雖大而可
 闊略雖小而不可貸者顧其情如何耳此豈可姑息自今有犯但當
 行法更當精擇守臣使任其責○五月癸亥嚴州遂安民江大明等
 作亂犯衢州官軍獲之是日以聞上曰既已獲賊賞宜速行若稍緩
 即失信於人無以示勸既又奏賞事上曰土豪賞太輕宜加一等朕
 於賞典必務從厚不然無以勸功又不可濫若厚賞而復濫尤非勸
 功之道也○庚午權戶部侍郎徐林奏版曹調度闕乏上謂大臣曰
 祖宗以來所用亦廣未聞不足今朝廷無他浮費於經費中又務從
 約而有司每告乏何也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藏之於民猶外
 府也為今之計但當裁節不可取之於民○甲戌宗正少卿楊傑乞
 將取應宗子比府監進士理年免舉上曰此自有成法遵守可也祖
 宗以來若可行不至今日矣○丁丑起居舍人洪遵請以經筵官除
 罷及封章進對燕會錫予講讀問答等事悉行編錄以適英記注為

宋史卷之二十一

名從之自是年秋講始○是月金主亮謀欲再修汴京而徙居之為
 南侵之釁○六月壬辰入內修武郎蔣堯輔除名不刺面配新州牢
 城堯輔為永祐陵都監以不法厲吏當死上因謂輔臣曰朕待內侍
 加嚴故比前犯法者少以此知人主之於臣下以嚴御之者乃所以
 愛而全之也○癸巳禮部言自今諸州保明到童子乞試者欲依祖
 宗典故並送國子監試驗訖如合格者送中書宰執聚廳舍人挑試
 又合格者取旨推恩從之○是日流星晝墮○丙申詔以盛夏遣翰
 林醫官四員遍詣臨安府城內外診視居民合用藥於和劑局應副
 俟秋涼罷○是日嘉陵江水溢入興州城壞棧道利州大安軍皆被
 水○甲辰樞密院都承旨陳正同言諸路奏讞死囚例多降配非是
 上曰刑罰非務刻深欲當其罪若專事姑息廢法用例則人不知畏
 非所以禁暴戢姦卿等可諭刑部常令遵守成憲

言刑以不殺為仁言法以撫摩苟安為得策世言俗士信
 哉南劍言兵變上曰此但可行法福州請寬海盜死上曰此姑息
 耳不惟是也以招安為非弭盜之法以首身為非御軍之法淵乎
 哉聖人之慮也

○秋七月辛未右正言何溥言近朝廷擇取教授通判之闕于部以

為堂除臣獨惜夫士大夫之才有長於為邑者而置之無用之地使
 百里之民不見由求卓魯之政甚可嘆也望用建隆天聖故事擇大
 縣闕為堂除上謂沈該曰朕謂天下事治其末者不若治其本縣令
 末也監司郡守本也若監司郡守盡得人則縣何患不得人卿等為
 朕擇監司郡守足矣既而吏部請依故事遇堂除知縣下本部取闕
 供給視諸州簽判餘如傳所請從之○戊寅起居舍人洪遵面對論
 鑄錢利害大略謂今錢寶不惟銷毀作器用而南過海北渡淮所失
 至多自罷提點官復置屬官一真無異監司而鑄錢殊未及額亦宜
 多方措置上諭大臣曰遵論頗有可採前後銅禁行之不嚴殆成虛
 文銅器雖民間所常用然亦可以他物代之今若自公卿貴戚之家
 以身率之一切不用然後申嚴法禁宜無不戢者○己卯上出御府
 銅器千五百事送鑄錢司遂大斂民間銅器其道佛像及寺觀鐘磬
 之屬並置籍每斤收其筭二十文民間所用照子帶鑿之類則官鬻
 之凡民間銅器限一月輸官限滿不納十斤已上徒二年賞錢三百
 千許人告自後犯者私匠配錢監重役其後得銅二百萬斤○庚辰
 上出御製郊祀天地宗廟樂章十二首示輔臣○甲申給事中賀允

宋史五十二

四十一

中權吏部尚書允中在黃門多所駁正嘗因對論君子小人之異允
 中言君子志在尊君則不能無忤小人志在悅君故第為詭異此不
 可不辨也上稱美久之允中又言聞陛下欲關御死以近其人園果
 乎上曰誰為此言允中曰臣既有聞不得不奏也上曰卿言其忠繼
 有所聞宜悉以奏○尚書司封員外郎黃中守國子司業○乙酉詔
 諸路沒官田並令出賣○知復州何榘言湖北路所賣茶引歲有常
 額其間戶口繁庶去歲年額不多是致小商私販以規利兼有人煙
 戶口未及前時而引數頗多科及保正其者不問貧富以丁口一例
 科抑詔提舉司參酌人戶多寡通融措置毋得科敷○八月戊子朔
 詔置國史院修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正史○己丑詔諸路風水災傷
 州縣並令提舉官檢放苗稅而賑貸其不給者用監察御史任古請
 也○戊戌尚書右僕射提舉實錄院湯思退等上徽宗實錄一百五
 十卷實錄自八年秋開院至是踰二十年乃成舊秦檜所進自元符
 三年至大觀四年至是再加增潤然猶多踈略云上御垂拱殿進呈
 訖奉安于天章閣又以小本進入禁中○壬寅尚書省勘會張浚已
 服闕詔落職提舉江州興國宮依舊永州居住○甲寅夜地震○九

高宗 紹興二十八年

王剛
甲帥
成都

孫道
夫言
以事

杜莘
老言
以事

許修
注信
以事

虞允
文論
有三

月己巳初環周以大理寺丞面對論太湖地低抗秀蘇湖四州民田
 多為水浸請復導諸浦分注諸江詔兩浙漕臣按視至是轉運副使
 趙子瀨等言總計用工三百二十餘萬錢二十三萬餘貫米十餘萬
 石乃詔監察御史任古提點刑獄徐康履視遂出御前激賞庫錢平
 江府上供米如其數用正月庚申興工○戊寅領御前都指揮使職
 事楊存中言本司見造戰船乞置虎翼水軍一千人駕放從之○庚
 辰中書舍人王剛中充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先是權禮部
 侍郎孫道夫言中外籍籍皆謂金人有窺江淮意不知達聖聽否上
 曰朕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夷狄禽獸也彼身殺其兄
 而奪其位與兵豈問有名願陛下預為之圖又言成都帥陛下不可
 不擇宜求才可以制置四川者二三人常置之聖度上云當儲人以
 待緩急之用剛中亦言禦戎最今日先務之急夷狄之情強則犯邊
 弱則請盟今勿計夷狄之強弱盍先自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器
 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強彼請盟則為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上壯
 其言會西蜀謀帥上曰無逾王剛中矣遂有是命又令道夫以蜀中
 利害語之時太常博士杜莘老因轉對亦論虜將敗盟宜飭邊備且

宋監二二二

四十一

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上稱善再三○癸未三省言平江紹
 興府湖秀州被水欲除下戶積欠恐侵歲計乞令戶部開具上曰止
 令具數便於內庫撥還朕平時無妄費內庫所積正欲備水旱耳本
 是民間錢却為民間用復何所惜耶○甲申起居郎洪遵言臣幸得
 以記注陪侍經幄每先朝書曆經筵官講讀畢許留身奏事而記注
 官未嘗有奏事者皆云近例如此且職名一曆不應別為二體望許
 依講讀官奏事遵又言自紹興九年至今起居注未修者始十五年
 乞令兩制除見修按月進入外餘未畢者每月帶修兩月皆從之○
 乙酉權戶部侍郎趙令詔言州縣義倉米積久陳腐欲行出糶及水
 旱災傷檢放不及七分去處亦許賑濟上曰義倉歲以三之一出陳
 易新何至侵損土田自有高下必俟通及七分則當賑濟處絕少矣
 飢民何由得食卿等可別行措置○冬十月戊子虞允文為祕書丞
 允文知渠州地饒民貧而常賦之外又行加斂流江一邑尤甚允文
 奏罷之凡六萬五千餘緡沈該薦其才召對允文獻言謂君道有三
 曰畏天曰安民曰法祖宗時論躡之又論州縣科需尋詔監司約束
 ○初上作損齋弄去玩好置經史古書之中以為燕坐之所且為之

高宗 紹興二十八年

記權吏部尚書賀允中請以賜群臣庚寅上謂宰執曰允中嘗以經筵問朕好道之意朕謂之曰朕之所好非世俗之所謂道也若果能飛昇則秦皇漢武當得之若果能長生則二君至今不死朕惟治道貴清靜故恬淡寡慾清心省事所謂為道日損期與一出之民同躋仁壽如斯而已當降出碑本以賜卿等

元吉獲尊以損則益之者眾所以元吉也然則自損之道祇其所以為益也

○十一月丁巳朔出內庫錢三萬九千餘緡付戶部代平江府常湖州水災下戶積欠租稅○辛酉詔大禮金銀錢帛並減半供進翌日沈該等言近蒙聖恩指內庫錢代三郡積欠以寬民力今所進又減半深恐錫賚之際或不足用上曰大禮支費朕半年前預立定格無分毫濫比之前郊才及十之五該曰陛下恭儉出於天性豈前代帝王所可跂及○己卯冬至合祀天地于南郊赦天下故事每遇大禮則命近臣看詳編置罪人所犯或放或徙秦檜用事士大夫貶責者雖屢赦不移至是用何溥言壬午命權吏部尚書賀允中刑部侍郎楊揆檢舉自是遂為永制○十二月辛丑上謂大臣曰近州縣官

吏曾經臣僚論列而監司郡守失於按發雖已行遣一二其餘待罪者皆放恐公然容庇姦賊之吏無所忌憚壬寅詔自今量其輕重必行責罰不許待罪○是歲賜道人黃元道號達真先生御製贊賜之○上召對蜀人皇甫坦問何以治身坦曰心無為則身安人主無為則天下治復問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屏諸欲莫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上歎曰真人也為書清虛二字以名其庵且繪其象於禁中焉

○癸卯紹興二十九年春正月庚辰左正言何溥請禁諸州科責倉塩上曰塩雖民間常用之物不可一日闕至於科賣則為大害朕頃在京東目擊此事州縣抑民均買謂之計口食塩其後盜繇此起今當嚴禁止之

切之政徒謂其食用所須官有必鬻之令莫我違者敢為不恤以欺吾君也民知其不吾恤亦輕於為盜此固聖君之所動心也其後福建塩綱有歲鬻名額以率價於民者亟命革之君之仁至矣
○二月丁亥初諸州鑄錢監自紹興以來或省或并其存者所鑄亦希故兵匠有闕不補視舊數損十之二積其衣糧號三分闕額錢饒

出內 庫代 民租 減大 禮上 供支 費 祀南 郊 檢奉 編置 賜黃 元道 人資

池江建嚴詔信衡南雄南安諸郡皆有之提點坑冶司之未廢也朝
 廷三次降銅本錢凡三十六萬緡至是樞戶部侍郎提領鑄錢趙令
 詔言諸州三分闕額錢已積下六載今欲撥付諸監充銅本從之是
 後不復降本第收諸州所椿以資鼓鑄之用○辛卯詔信州上清正
 一宮道士張守真特封正應先生守真道陵三十二世孫也○丁酉
 詔蠲四川折估乘本積欠錢三百四十萬緡○戊戌雪又雨雹○壬
 寅上諭大臣曰近戶部會賣田錢數頗多須椿管近時士大夫持論
 多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見公家稍寬遽欲免民常賦不知緩急闕
 用取之甚難非時而科是謂橫斂苟徒知施惠之虛名而不恤橫斂
 之實害豈愛民之道也○己酉上謂大臣曰聞江西境內有群聚而
 掠人於道者凡災傷處悉令賑濟蠲欠已及二十七年不知州縣奉
 行如何輕徭薄賦自無盜賊故唐太宗用魏證之言行仁義既效且
 曰惜不令封德彝見之然德彝與虞世基輩皆隋朝佞臣誤煬帝者
 太宗受命自當斬之以為奸佞之戒○祕書省校書郎汪澈言立國
 惟文武二道而人才尤不可偏要當求於無事之時陛下親政以來
 除召四出滯者舊岳者仲然武臣中未聞有薦者望詔帥臣監司於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四十一

本路大小使臣舉智謀可充將帥勇鷁可率士卒者其侍從臺諫官
 如有所知亦許論薦自孫道夫使還言金主亮詰以關陝買馬非約
 恐將求釁於我士之有識者默為此慮而未敢顯言為備澈因轉對
 首有是請上從之○三月丙辰朔詔今後四川類試用九月十五日
 鎖院○癸亥夜雷聲初作○丙子詔諸路州縣紹興二十七年以前
 積欠官錢二百九十七萬餘緡及四等以下戶係官所欠皆除之宰
 執奏擬詔意上曰輕徭薄賦所以息盜歲之水旱所不能免儻不寬
 恤而惟務催科有司又從而加以刑罰豈使民不為盜之意故治天
 下當以愛民為本○丁丑詔帥臣監司侍從臺諫歲舉可任將帥者
 二員具材略所長及曾立功効聞奏○大理評事趙善養言古者制
 民之產皆有定法比年以來為害甚者無如差役今官戶田多差役
 並免其所差役無非物力低小貧下之民州縣稍不加恤求其安裕
 樂業不可望也望命有司立限田之制以抑豪勢無厭之欲戶部奏
 品官之家所置民產依條格合得頃畝已過數者乞免追改將格外
 之數悉同編戶募民差役詔給舍同戶部措置其後給事中周麟之
 等請品官子孫名田減父祖之半其詭名寄產皆併之滿三月不陳

尚宗 紹興二十九年

黃中
言勇
救南

修
河堰
開

黃中
為沈
介所

魏
知縣
蘇

魏
黃

馬光
義
八條

許人告以其田之半歸官餘給告者其募人充役並募本縣土着有
 行止人充從之○夏四月壬辰國子司業黃中賀金主生辰還時金
 主亮再修汴京以圖南牧沈介為賀正且使先還不敢言中歸為上
 言彼國治汴京役夫萬計此必欲徙居以見迫不可不早自為計時
 約和父中外解弛無戰守備上聞矍然曰但恐為離宮也中曰臣見
 其所營悉備此不止為離宮若南徙居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月可至
 淮上惟陛下深圖之宰相沈該湯思退聞之詰中曰沈少監之歸屬
 耳不聞此言公安得為此也居數日復往白請以妄言即罪思退怒
 至以語侵中時中書舍人洪遵亦請密為邊備該等不聽○己亥鎮
 江府火○辛丑詔修臨安府至鎮江運河堰閘○壬寅國子司業黃
 中守秘書少監近例使北還者率得從官宰相以中言虜有南牧意
 惡之故沈介遷吏部侍郎而以中補其缺先是武成王廟生芝草武
 學博士朱熙載密為圖以獻熙載湯思退所薦也於是宰相召長貳
 赴都堂責之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祭酒周綰未及言中指其
 圖謂曰治世何用此為綰退而歎曰惜不使通老為諫諍官也○辛
 亥宰執進呈秘書省正字王端朝請選縣令先是累詔監司帥守舉

宋史卷九十一

四十一

按縣令功罪雖間有發擢而未聞特薦一二人者蓋務專行法而無
 旌賞使人歆艷恐非勸功之道乃詔縣令有政績者委諸司同薦不
 次陞擢以風勸之○五月己未上與宰執論儲蓄事上曰比緣河流
 淺澗綱運稽緩已支內帑錢五百萬緡以佐調度朕自息兵講好二
 十年所積豈以自奉蓋欲備不時之須免臨時科取重擾民耳可令
 戶部計每歲經常之費量入為出而善藏其餘自非饑饉師旅勿得
 妄動○辛酉詔官負豪富之家計囑諸軍部轄人放債與軍人厚取
 利息於請受內尅還有害軍政令內外諸帥幾察禁止其有債負日
 下除放即理索及還之者皆抵罪自今有犯命官取旨○己巳宰相
 沈該湯思退言近旨令監司守臣按察所部官屬其治績顯著者保
 舉陞擢緣未有定立條目致舉刺皆未能當竊見元祐間司馬光陳
 請舉按官吏八條委是詳密於今可行臣等今重行修立舉薦四條
 曰仁惠 謂安民利物衆所畏愛非疲軟不立曲取人情者公直 謂心
 無適莫事不吐茹非內私外公實使詠直者明敏 謂深察情理應機
 辦事非飾詐兼美利口矜功者廉謹 謂安貧守分動遵法度非誅清
 苟名偷安避事者按察四條曰苛酷 謂用刑繁苛殘虐踰法狡佞 謂

馬光 紹興二十九年

探意

張九

結首

李光

沈該

淮過

傾險巧詐危人自安昏懦謂不曉物情依阿無守貪縱謂饕餮無厭

任情不法此應薦舉者州舉之部使者部使者舉之朝廷皆籍記姓

名隨材任使○庚午詔武舉人依府監年數與免解○六月甲申朔

同知樞密院事主綸為大金奉表稱謝使知閣門事曹勛副之時士

大夫數言虜情難信請飭邊備沈該等不以為然奏遣大臣往探虜

意且尋盟焉○乙酉詔減荆南府路經總制錢四千七百緡以通判

府事張震言民力未復無可收越也○丁亥權尚書禮部侍郎孫道

夫罷知綿州道夫數言武事沈該慮其引用張浚故出之○己亥提

率江州太平興國宮張九成卒年六十八九成既以病風廢且喪明

前五日兩疾頓除其親舊皆喜至是偶與諸生讀江少虞所集皇朝

類苑至章聖東封丁謂取玉帶事忽怒曰丁謂姦邪雖人主物亦以

術取因不憚廢卷而入疾復作不能言一夕卒○癸巳殿前司選鋒

軍統制李顯忠墜都統制楊存中為上言顯忠才氣宜處之褊裨

故有是命○丙申知樞密院事陳誠之知泉州尋與宮觀奪職○丁

酉詔累禁不得以包直交結而邇來尚或有之在州縣則料取於民

在軍旅則培尅卒伍夫居上位者必有所欲而後人得因其所欲以

濟請託之私宜申戒飭有犯重寘于法仍令臺諫糾彈在外今監司

按劾○己亥參知政事陳康伯兼樞密院事以西府全闕故也○

辛丑左朝奉大夫李光守本官致仕光既許便居行至江州而卒年

八十二○丁未中書舍人兼樞密都承旨洪遵每邊防民隱必為上

言之北虜索郭小的劉孝恭等二百家遵執不可軍器利弊命遵料

簡導區別良窳衆謂熟於軍旅者所不及由是上益嚮意用之○己

酉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沈該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庚戌

詔該致仕以言者彈擊未已上疏力辭職名乃有是命○閏六月癸

丑朔太尉知荆南府劉錡請益戍甲寅詔馬軍司選兵千人騎二百

戍之○秋七月壬午朔淮東安撫司言北邊蝗蟲為風所吹有至盱

眙軍楚州境上者然不食稼比復飛過淮北皆已靜盡癸未上謂大

臣曰此事甚異可以為喜仰見上天垂祐之意陳康伯曰皆由聖德

所感鄰境聞之當自懾伏上曰然使其聞之必不敢妄作矣

史記曰古者以災異多與國謂其誠於畏也誠於畏則吾德彰矣

朝桑所以章大戊也鼎雉所以彰高宗也焚惑所以彰景公也誠

矣今天蟻之來不可祝而去蝗之孽惟南是食其去而不食果何

以致之也德聞於天天且春之矣虜安得而不服臣以謂非誠於

畏者不能也

高宗 紹興九年

楊椿
封還
推恩
詔

洪遵
言准
恩

李壽
修公
卿百
官表

宋通
編成

別規
書一
詔

附試
召采
書

○乙酉詔自今功臣子孫叙遷當至侍從並令以任在京官觀庶幾
 恩義兩得永為定法給事中楊椿封還之曰爵秩天下公器陛下縱
 私之柰清議何上面諭椿朕欲以虛名獎用勲臣子孫椿曰名器不
 可假人恐倖門一開援例者衆○丁亥權吏部尚書賀允中參知政
 事○癸巳中書舍人洪遵言近奉指揮自今功臣子孫叙遷至侍從
 並令以任在京官觀永為定法臣竊計內外將家子孫亡慮二十人
 若以叙遷不出十年西清次對之班皆可坐致恭惟太祖皇帝之出
 所與開國創業及南征西伐諸大功臣其子若孫不過諸司使惟曹
 彬之子琮璋以功名自奮王承衍石保吉以聯姻帝室皆為節度使
 初不聞述遷侍從之例今指揮一出使十年之間清穆敬問之地類
 皆將種非所以示天下之美觀望收還前詔從之○戊戌翰林學士
 修國史周麟之言知雙流縣李壽嘗著續皇朝公卿百官表九十卷
 詔給札錄付史館壽博學剛正張浚張燾咸器重之秦檜盛時嘗遣
 人諭意欲得壽一通問即召用之壽惡其誤國擅權迄不與坐此偃
 蹇州縣垂二十年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聞其名奏以為幹辦公
 事初壽以司馬光百官表未有繼者乃徧求正史實錄旁採案集野

宋史卷二十一

史增廣門類起建隆迄靖康合新舊官制踵而成書其
 鑑長編蓋始于此○庚子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李穰為江淮等路提
 點鑄錢公事積復置闕上諭宰執曰泉司利害大槩有四坑戶銅本
 人工木炭是也卿等宜諭稹講究利害今鼓鑄復額以稱朕意○乙
 巳右僕射湯思退等乞以上親書近降戒驕惰禁賂遺二詔立石於
 尚書省以墨本頒于中外從之思退因贊雲章奎畫超冠古今上曰
 朕自少時留心翰墨至今不倦然迄不能臻其妙在唐惟太宗好二
 王書一時翕然相尚歐虞褚薛皆有可觀朕有舊藏文皇數帖其間
 有好謙自牧上畏天下畏群臣等語不惟字畫可喜其用心實後世
 所矜式也○八月丁巳執政以皇后生日用例從激賞庫進銀三萬
 兩充禮物詔今自除皇太后生辰內數犒賞將士外朕生日皇后生
 日冬年寒食節並減半餘並免宰執奏仰見陛下約已便民恭儉之
 德度越前代遠甚上曰前後所進尚有餘若留之不過椿管以備不
 時之須耳○庚申詔四川等處見在行在進士歸鄉赴試可特令就
 兩浙轉運司附試一次其後試者七百五十人詔令發解十五人○
 甲子詔兩浙東路提刑徐度兩浙西路提刑呂廣問左迪功郎朱熹

高宗 聖紀二十九

並召赴行在。知建州建安縣韓元吉，令任滿日赴行在，皆用輔臣薦也。熹松子少孤，從延平李侗學，弱冠中進士第，調泉州同安簿。官滿當路尊敬，不敢以屬吏相待。同安之民不忍其去，五年而後罷。於是慨然有不仕之志，築室武夷山中，四方游學之士從之者如市。上聞其賢，故召之，喜卒不至。○九月壬午，詔委官詳定閩浙廣三路船司條法，用御史臺主簿張闡請也。舊蕃商之以香藥至者，十取其四，即貴細者，十取其一。闡前提舉兩浙市舶還朝，為上言：三舶司歲抽入和買約，可得二百萬緡。上謂輔臣曰：此皆在常賦之外，未知戶部如何收支，可取見實數以聞。○殿中侍御史汪澈言：知英州吳名世所為貪酷，詔放罷，令提刑司取勘其後法。寺言名世職罪絞，詔貸死，除名。滕州編管仍籍沒家財。○是夜雷。○乙酉，奉使大金稱謝使王綸副使曹勛等還朝，入見，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丙戌，宰相湯思退等皆再拜賀。上曰：蓋前此中外紛紜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及儲積軍糧之類，便為進取之計。萬一遂成輕舉，則兵革禍結何時而已。今而後宜安邊息民，以圖久長。思退曰：遣使尋盟和好，益堅。皆陛下威德所致。然金主亮已定寇江之計，綸所見蓋

書。石僕射湯思退，漢左僕射參知政事陳康伯。一語不妄，真宰相也。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不憚商量。康伯曰：大臣論國事進退，人亦當盡心。若婢媪取容植黨，以自固，臣不敢也。○庚子，皇太后幸武寧，千慈寧宮。辛丑，百官班慈寧殿宣遺詔。時百官入臨，皆言：此是部員外郎虞允文獨易服有非之者。允文不改，俄詔百官易服。千辰有司以辰日罷朝夕哭，起居郎權中書舍人黃中爭之曰：此非經且唐太宗猶以是日哭，其臣况臣子於君母乎。○冬十月癸丑，皇太后殿饋有司以權制已訖，請百官以吉服行事。黃中復曰：唐制啓攢雖在易月之外，猶曰各服其初服。今以易月故而遂吉服，以殯葬禮也。朝廷用之，於是百官常服黑帶入朝，衰服行事。○辛未，兩同知樞密院王綸因奏事，言梓宮進發，河道無淺澗之患。上因論溝洫利害云：近年宰臣曾欲盡乾鑑湖，云歲可得米十萬碩。朕答云：若遇歲旱無水，水引灌即所損，未必不過之。凡慮事須及久遠也。○癸酉，同知樞密院事王綸言：樞密院大事每與三省同議。上曰：樞密雖五代之制，疑祖太宗曾入思慮，五代弊法，祖宗掃除略盡，惟存此一二大者必可

高宗紹興二十九年

郊祀

慶使
施宜
生來

生
漏
備

深意上又曰大臣固不當疑雖人生其不軌朕亦不信若有
 罪之不當任而疑也論曰自古帝王用人之道無越於此矣○十
 月甲申日南至命尚書工部侍郎王晞亮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以輔
 臣皆奉冊寶不克齋故也○十二月甲寅諜報北界揭榜禁妄傳
 兵事上曰此事有無固不必問朕觀其科擾勞役民不聊生豈是
 長之道朝廷但當精擇牧守務為自治安邊息民靜以待之耳○
 申金國賀正且使施宜生等入境先是宜生坐范汝為事遠竄遂
 然亦為慶用累遷禮部尚書至是以翰林侍講李士來賀來
 年一且侍衛親軍馬耶律翼副之接伴使宗正少卿金安節帶御器
 械出迎之于淮岸口安節等發舟至中流互問聖躬已宜生遣人
 謂之節此持賀禮而來迺使安得服黑帶安國答曰太后上仙未
 世純吉服恐成失禮北人曰既以日易月豈得至今未除黑帶以
 日易月乃太后遺詔耳主上至孝以未卒哭尚衣素服朝正
 是黑帶北人曰頃者哀謝使之來朝廷以宋國有喪尚令
 生持賀禮而行迺使當以吉禮相待安節曰往者之謝
 收易服尊上國境內自當如禮

廷非仁副所專日已向暮幸速赴宴
 此踰兩時乃至岸○丙寅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壽
 上知普安郡王之賢欲建為嗣而恐顯仁皇后意所去
 之顯仁崩上問壽以方今大計所在壽曰儲貳者國本也
 計無踰於此今兩郡名分宜早定上喜曰朕懷此久矣卿言
 契心
 人開春當議典禮壽頓首謝時風俗侈靡財用匱乏壽勸上
 北之貿易省非時之賜予罷土木減冗吏躬行節儉民自富足上
 喜
 日使施宜生副使耶律翼見于垂拱殿時吏部尚書張燾奉詔館
 宜生素聞其名畏慕之一見顧翼曰是使南朝不拜詔者也宜生
 人壽以首丘桑梓語之宜生敬壽頗漏虜情燾密奏之且言且為
 上深然其說亮又隱畫工於中即使密寫臨安之湖山城即
 既則繪為屏而圖已之像不馬於吳山絕頂後題以詩有立
 一峯之句蓋亮所賦也

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之二十二

紹興二十九年

